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敬題

彙纂功過格第四卷

行誼 脩身之三。**總論** 存諸內者爲心術。見諸外者爲行誼。就行誼二字。所包甚廣。格中旣各爲條例。故其所列。只就起居作息進退周旋處言之。大要處身以勤。持已以恭。毋涉浮夸。毋忽細微。循循於爲已。而終身不敢暇逸。是此條垂訓之意也。

○明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于微。終貽大患。不防于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黃陶菴云。人必在小事上劄定脚。做大事始無失。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今人只思

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爲者。漫不簡點。則併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管幼安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自反惟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罪。旣而舟卒不覆昔賢之自責如此。求全于行誼者。可知所勗焉。○蔡虛齋密箴曰。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只似爾七八尺之身。毋徒嘐嘐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存

一功 **勤理正務。不虛度光陰** 一日一功。

發明 羅景綸曰。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附錄 長慶時。新平尉裴璞素稱

正直卒於任所其外弟韋元方客隴西逢璞于道騎從甚盛元方驚拜問曰兄去人間今何職也璞曰我職四川刷掠使凡人一飲一食皆有定數况貨財所獲其籍有限踰籍則陰吏往來刷掠或自耗費或遭橫事一切財利損失皆吾輩掠取耳農勤得穀商勤得財士勤得祿只是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不勤則併本分失之遂揖而別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受斯言極爲痛切可以識不勤則併本分失之之理矣◎**持己矜莊暗室無惰一日一功**

發明 程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程子曰安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又曰嚴威儼恪

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黄勉齋述朱子行實曰。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而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危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薛敬軒曰。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敢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黄陶菴曰。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

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于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頃束帶未竟。此所謂不欺暗室者非耶。吾輩平居謔浪笑傲之時多。齊莊肅敬之時少。欲求此心不放。難矣。○胡敬齋曰。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愚謂克守是條。方免二者之病。

◎**日間以正自處。凡服食器用必出於正。**

【儆事】張敬夫見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

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不知者評論此事鮮不以帝為拘偏過當矣抑知治平本於正修其理甚細江陵一代相才然原本欠闕瑕纇正多非修身難言善世非細行不苟必不能以修身聖賢垂訓固不易也

◎作事勤敏周詳小心慎密

發明　李祥嘗語門人曰吾居官事理了之必不留積至明日愚按此言豈惟居官宜佩凡作事法此自無闒冗之失○薛敬軒曰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畧余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晦菴告陳同甫曰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著也

◎

己所未能不自隱諱。不諱己過者同【發明】呂叔簡曰。聖人所以異於人者。非謂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謂其不知而能問。不能而能學也。若恥不知不能。而掩護以自欺。強辨以求勝。欲掠無不知能之名。而自棄於不知不能之實。豈欲求勝於聖人也歟。噫。聖人不恥不知不能。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也。【徵事】司馬溫公家居時。每與從學者講書。一日往鳴條山省墳。小憩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瓦缶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頃。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

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方善長曰。使他人當此。何難設一詞以塞其問。而公則必爲之沉思。思之未得。則實以未究心對。此公之所以爲誠也。○李及爲監司。仁宗問曰。麥價幾何。對曰臣實不知。他日擇官爲諸路按察屢薦不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向不知麥價者爲誰。宰執以及對。上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必待。忠信誠實之人。如麥價多寡。有甚摸一數目不得。彼直以不知對。其誠實可知。自是屢蒙信用。◎

偶有過失不待人言悚然内悔勉力思改。

發明 晦翁曰。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體察。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徵事 楊璘發先生少精悍。不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居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

而我獨無過殆未之思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自省每見過內訟不置卽夢寐中怨艾淒切至于感泣久之念慮智識之差毫無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牧童樵子謂余曰我誨汝吾亦當敬聽之○沈東老先生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嘗曰齋每夜就枕或少有未合卽睡臥不安天明必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于壁後不敢再失也○黃萬祐修道于黔南無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萬祐曰我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養氣仁其行而勘其過耳朱日升曰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集及至廻思往事恒若不見有短者心粗而氣浮也仁行勘過四字可作頂門針**附錄**先正格言曰人最不

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為故常。恬不為意。以至敗行喪檢。此莫大之患也。

◎從一善言。

【增注】嘉其能從善也。若所為之事另記功。

【徵事】吳懷野先生。萬歷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閻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戴忠靖冠。服錦繡。閻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閻公責善。吳公服善。俱有古人風。○孫學士元忠朴。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常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以為迂拘曲謹。侍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復敢淡議正叔。侍講謂滎陽公呂原明也。噫。如元忠者。真可謂從善如流哉。

【附錄】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

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哉又曰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三功 聞一過即改

徵事 宋蔡齊喜酒居官時每飲輒醉大夫人年高頗憂之門人賈存道過公數日憂公之賢慮以酒廢事生疾乃作詩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謝之自是終身未嘗醉如此門人固不易得然要非公喜于聞過亦未必能

改之
逆也◎納一逆耳言。發明洪自誠菜根談曰。耳中常
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
事。纔是進德修行之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
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徵事李昉丁太夫人憂起復
充職。賓儼責之曰。魚袋之設。取夙夜匪懈之義。以金
爲飾者。亦身之華也。子居憂雖恩詔抑奪。不當有金
玉之飾。文正謝不敏。且誌于心曰。爲人子者。喪禮固
非預習。然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
縉紳之列乎。賓兄眞長者也○王懿敏公知諫院時。
王德用進二女子入宮。公聞入言之。帝初詰以宮禁
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眞宗之子。卿王旦之子。
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已服事朕左右。當奈
何。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以
錢三百千。錫王德用所進女。押出內東門。送奏帝泣

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宦臣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帝之聰愛其女至於泣下。可謂情深不能捨矣。而卒抑已欲以從臣言。何其剛制哉。納逆耳言至於如此。固難之難者也。

◎聞人毀己刻意內考。

發明 南山子曰。好毀人者德日損。幸人毀者德日崇。徐偉長曰。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信矣哉。按有其實者謂之毀。無其實者謂之謗。謗且不敢不自咎。矧其爲毀乎。○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附錄 陶梱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誡。

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託出。此際正須反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當拂意時動氣。輒自懲遏。令之消鎔。

發明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當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忿怒嗜慾正當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呂叔簡曰。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寛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許魯齋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龎順陽曰。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

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故怒時。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可不畏乎。○袁君載曰。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柴文伯曰。怒時之言多失體。須加簡默。至於盛怒之際。尤易遷怒。因而與他人言。亦不遜順。安得不以招尤。古人所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更宜爲戒。諸晉三曰。怒之防戒如此。則省克之功。安得不亟哉。【附錄】吳康齋曰。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我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我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我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

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自返遜人能愧耻奮勵。

發明　能自反者。乃有愧耻。有愧耻者。乃能奮勵。今人全然頑木。雖一無所長。未始不揚揚自尊。孰肯返入身來。將自己照一照。其見人之勝己。則惟有忌人之心。曷嘗生耻己之念。昔人道破世情。謂人於利欲上。只知有己。人於才德上。却又不知有己。蓋多身爲庸愚。而莫自覺其庸愚者。豈非自返之難哉。雖然能自返矣。則又毋徒爲歉然遜人。天下事未有不可用力而成者。晦菴先生謂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在有志氣者自勉之也。○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質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陸道威曰。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却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却

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廣義** 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討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陳白沙曰。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如爲學要積累。然後可望發越。若朝作而夕輟。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真若可以凌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之淵。此無他。平日激昂以爲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其病在於心不甯靜。無真知實見。故所學無味。亦是氣薄質弱。厭常喜新。其勢卒歸於廢弛。悲夫。

五功 一日應接繁劇。隨事處置合宜。無厭無倦。

發明 薛文清曰。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又云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陳仲醇曰。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眞實甯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戚南塘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在。席文興曰。正要耐心一一與他理會。俾各得宜。不然。便是程子所謂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矣。○晦翁云。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其當其職。所學大進。可知學者於繁冗事務。皆是進德修業之處。不可錯過。○敬軒云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敬齋云。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又云事事要打點合義。則心亦不放不亂

讀書必整衣冠。作字必令端楷。經月無間。

徵事 張子韶先生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濳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也。○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讀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程明道先生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江夏賀對揚先生褆躬端方。晉秩宗伯。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近陸稼書先生。生平不作行草

後生宜以爲法。○薛敬軒曰。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處。謹之。○黄魯直曰。司馬温公。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余嘗觀温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巳之度蓋如此。○朱文公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

◎每食必重念稼穡艱難。并念上天先聖養人之功。

終食不忘誠敬經月無間。

發明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舂磨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重。試誦此數語。而臨食之時。不得不竦然加敬矣。

附錄 學齋佔嗶曰。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嘆以爲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未食先出生。即孔子鄉黨所謂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朱文公註云。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此聖人之誠。余又于禮記及左傳有云。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遇我以禮。吾祭作而曰。蔬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爲禮。今之腐儒。非惟不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佛爲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

髡徒得竊我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即鄉黨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二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獲猱者有之。吼嚚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褻談喧笑。覩飯僧爲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嘆耶。◎彌月困苦憔悴泰然能安。增註 此即孟夫子所謂忍性也。必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徵事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幃加於其上。無一怨心。一峰先生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有學問人。固是如此。○劉忠宣公下獄。同難者謀

行賄狗竊。公曰。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戍肅州。有致餽者。謝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尙書橐貲。果爲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心亨也哉。○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慍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縕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贏金。公曰。贐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腼顔。必適巳爲悅哉。夫不求適巳。斯能處困而安。於以見昔賢學識之深至也。○黃山谷嘗云。余謫宜州。所僦城南民舍。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贖。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顧氏庭聞遺迹曰。山谷答劉文學詩云。人鮮霓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

前去。要識平生鐵石心。王定國有歌兒曰柔奴、從定國南遷歸、東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令炎海變清涼也。

附錄 海鹽人吳昂號南溪、家貧聞海甯有祝先生萃者、以員外郎家居、教授生徒、往從之、旣至、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惟室傍一牛棚、幸無牛、生可居乎、昂唯唯、先生使人掃除塗墍、昂解衣雜塗人共作、先生持教嚴、常映戶以察群弟子、昂在弟子中最苦。外披一敝袍。而裹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室中以敵寒。而日夜誦不輟。後至歲除告歸、先生憐其酷貧、贈以二金、至新正、門人拜賀先生、而昂則到館就學矣。後官至方伯、以廉辨聞爲名臣、余見近日讀書子弟。輒以貧困

累心。朝夕於憂愁之中。而不克卒業。則安可不聞吳公之事乎。○楊冉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京監卒業。不務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陳公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學者必具此一副耐苦安窮志節。庶幾德日以進。業日以修。

◎一月內火氣不生在在歡喜。

徵事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薛文清嘗曰。其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爲師訓。○吳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呂東萊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語發淡省而忞慓渙然自是從容和緩與人言未嘗有疾辭遽色而諄至眞懇出由衷加之婉娩使人日心醉而不自知居恒言人患孑孑小諒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尤患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實淡厚視世間益然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册而用裕資淡朱文公稱其身備四氣之和

儒者氣象當如是也◎遇失意事絕無尤怨益思自脩

【發明】袁君載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事較貧人更甚故謂之闕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是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王陽明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

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羅念菴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爲俗情二者相去懸絕要皆有收斂愼密增益不能之效【徵】

【事】柳宗元以譴謫永州其母盧太夫人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於罰今將大警於其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爲也敬愼而已○蔡西山先生從朱文公遊韓侂胄秉政遂朱熹僞學之禁先生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怡然就道文公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坐中有嘆息泣下者而先生咨疑質是灑如雍如也文公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

矣。衆謂行宜緩自愛。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至貶所。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吳康齋先生嘗語學者曰。我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受一寵若驚。得一譽若訝。益思勉德以副之。**

（徵事）宋王旦歷遷平章太尉。晚年帝眷益隆。每承恩寵。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輅出都門。百官餞賀。莫不稱榮。公曰。我何益於國。祇覺反側不安。此受寵若驚者也。○隋李士謙好施。值歲荒。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不受。明年又大荒。公復設粥賑濟。死者瘞埋之。或

曰予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謂陰德。此聞譽若訐者也。【發義】受寵得譽。少年之人。悅心快意。每易長虛驕。增惰慢。倪正父曰。逆境難堪。久而有益。順境快意。易以壞人。旨哉言乎。昔高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叔父傍。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此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著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為法矣。

◎大事難忍能忍。【增註】按格中既曰忍受一橫逆。又曰受人一不堪。而此又曰難忍能忍。反覆參讀。求識其所以分別。繼觀廸吉錄云。凡施濟人。定要受嗔

怨。爲人謀。定要受恨責。任事定要任怨。勸化定受譏彈。寬厚定遭笑侮。此是挾以俱來底。不辨此根。非能善者也。意者難忍能忍。謂此等耶。**徵事**步隲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者。郡豪族。隲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以美瓜獻。焦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隲止之曰。所以來。畏其彊也。今去爲高。秖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隲旌於外。旌愈恥。隲辭色自若。焦自享大案殽膳。隲旌惟菜茹。旌不能食。隲極餐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隲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隲爲相。而旌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此亦難忍能忍之一証也。○呂東萊曰。凡人之處困阨。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

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同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眞奉我乎。使我先賤而後貴。我之爲我亦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同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眞陵我乎。彼自奉貴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爲而怒。夫心者我之心也。治我之心而已矣。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其言甚達。存此見者。無地不可忍也。○韓子熈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熈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熈事。此事亦是一証。○賈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䬬。䬬納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

諤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廣州古成之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榜未出外已聞有張某媄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瘂藥酒中北黎明臚唱成之瘂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愚按凡若此者皆可謂難忍能忍然豈僅十功之可盡直當加數倍論之◎習學一正

經業必底於成不令半途漫廢

發明 遺教經云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則事無難者譬如小水長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出曜經曰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譬如鑛鐵數入百鍊則成精金○蓮池大師曰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

勝其難彼萬不可成者因置而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處順境而進或逢逆境而隳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貞常永固不退轉之心是之謂眞有心之丈夫也如此存心何事不辦可不勉哉

二十功 易犯之過常自覺察痛力攻除勿使再犯 做事

朱子少從劉屏山問入道次第答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胡原仲言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觀玩之從此遂不性急按公自幼于省克甚力嘗飲酒過量遂終身不復飲嘗好奕後絕不復奕官京師

嘗欲置側室。已忽曰。吾親違養千里之外。曾是爲急乎。已之。亦終身不置姬媵也。【發明】唐荆川曰。學者非無痛癢之爲貴。而以真知痛癢爲先。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癢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偏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癢。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癢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癢。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增注】按格中有三條。前云偶有過失。不待人言。悚然悔改。爲一功。後云變化一件氣質。爲百功。合諸此條。詞意似乎相同。細分之。蓋記一功者。就舉念而言。記二十功者。就一事而言。正不免于用力強持。若至于變化。則根蔕剗除。德立行成矣。故記百功以重嘉之。相同之中。實鑿然有別也。

◎佩服一至德言終身勿諼。【徵事】劉元城受學于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

要。温公教之以誠。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頗易之。已退而自檃括。凡日之所行。與所言矛盾者多矣。遂涉省力行。七年而後成。後常自言。得于温公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賀醫閭與人言論侃侃。陳白沙先生曰。得毋鋒鋩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沈和平。乃爲美耳。于是遂作書室于後圃。徧書深沈和平向上之語于目前。令有儆惕。必期至是。乃已。竟成名賢。常曰。白沙之惠我不淺。佩服至德言。諸請以劉賀二公爲法。

◎剛介自持不曲狥一囑託。

增註 此但指其事而言。如贈金能却。另有不取不應得之財。倒記功

發明 胡敬齋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朱子曰。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徵事 蔡虛齋爲諸生時。與邑令善。有友隱憾一言縉紳。以

公爲令之耳目所寄也持紳賣令事賂公言于令公艴然曰稱人之惡敗人之交是何等心術而子欲以財故陷我于大惡乎爲歌萋菲之詩以絶之○袁樞湻熈中分修國史章湻家力求潤飾其傳樞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鄕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論時相趙雄嘆曰無愧古良史矣○俞繪嘗爲考試官有懷金賄之者却以詩曰砥節風高却暮金讀書應識古人心青雲不是人情路好向聰前惜寸陰羅一峰章楓山以劾時相謫繪上疏請罷已官以留二人其節槪亦不凡也○吳忠節公拜都諫北上邑令某謁公時歲在壬午令當分省試公之子應試令囁嚅欲有言前席者三公避席者三卒不克言而去公中途遺書誡其子曰前者令以不肖薄視我彼雖不言我固知之凡人之情試期于得今汝之試以不得爲得

苟違戒言毋相見也。○劉元城當宣和末年。既老。名益重。深師城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繊書致公。欲鉤致大用。默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公。公笑曰。我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溫公于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廣義 不曲徇者。豈惟囑託。凡不徇流俗以波靡。不徇權勢而容悅。皆謂剛介自持。敢雜誌數事于此。○尹和靖應進士舉。士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尹讀之。慨然曰。是尚可干祿仕乎哉。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劉漫塘赴進士舉。諸仕者自署狀。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方得試。劉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事。

首可斷狀不可得也不與試而歸遂終身不出○曾獬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學宏識邃天下以爲表儀爲國子祭酒帝師至自西番有旨朝臣一品而下咸郊迎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獬舉觴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獬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之觀者竦然○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閹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尊于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辭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程明道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

取于民。法所禁。獨有令故青布帳可用耳。中丞亦知先生廉正。數往來境上。竟不入。○海剛峰爲淳安令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諸令長咸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剛峰獨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聞其强項。亦歛威去。○李舜工垂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顧涇陽爲戶部主事時。江陵相病。舉朝若狂。爲禱于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一時皆憚其丰采。○魏文靖公爲南吏部尚書。進表至京

乞歸老。內閣陳循。公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事在我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堅請罷歸。○

朱文公以宰相王淮薦。提點江西刑獄。知台州唐仲友者。暴不法。而與淮同里。爲姻家。業已遷官矣。公至境。赴愬者紛紛。具得其不法狀。條劾之。淮匿其章不以聞。公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從之。以是嫌淮怒。然公不顧也。又公罷職後。以薦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即入對。毋及也。公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揆上意。爲面謾乎。及奏對。反復于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爲動容稱善。○

傅簡獻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

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章楓山爲編修時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先生不奉詔以爲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資上疏諫止廷杖謫官士論偉之同諫者四人號四君子○以上皆剛介自持之大者視所爲不徇請託者功尤偉焉

三十功 夙興夜寐經年無閒

【發明】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徵事】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于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坐床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

【附錄】醒書曰富貴家兒蛋眠宴起朝不見晨曦曉不見夕鬼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

有用日力。强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廢。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尙勗之哉。

◎律身嚴謹不牽引於情欲致損敬脩經年無間

徵事

張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遂止。趙閱道帥蜀時。有妓戴杏花。色甚麗。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眞有幸。妓卽應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公悅之。至晚。使一老兵召妓。未至。公忽厲聲曰。趙抃不得無禮。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乃自幕後出曰。某事相公久。相公於邪徑分毫不染。今日此念。不過一時便息。某實未往也。夫乖崖之勇也。閱道之清也。而皆未免强制。人欲洶可畏哉。○餘冬序錄云。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爲人。晦菴先生客胡氏舘。觀壁間詩。因題云。十

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郤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發明 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可想見大儒敬修工夫○褚宏受曰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儒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卽觀於飮食甘美適口聖人亦猶夫人情非如釋氏之必郤之也然饕餮而縱恣其欲則聖人必無是事苟甘美不具聖人又豈嘗圖念之哉隨其大常而自有節制此所以爲聖賢也以是而思閨闥之間和好其情道所固然至於放逸而流其必知所謹矣

五十功 容止合度細行不虧經年無間

增註 合度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温而莊坐不箕踞臥不如尸體不裸露之類○按一功

中有云持已矜莊暗室無惰而五十功中復有此條彼以日計此以年計當亦嘉其能久而加記之者歟且但言矜莊不免嚴厲之意多至於中度則必雍容不迫有可馴致於聖人中和境詣嘗聞伊川先生有言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以是思之可知持已矜莊之功尤必進於動容中禮而後爲精純無間也功過格分條之意密矣

◎有所偏嗜不自徇欲毅力禁制終身勿使流放

發明 程子曰難勝莫如已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尹和靖曰克已惟在克其所好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如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張南軒曰克已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

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觀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其能若是乎。

徵事 漢邴原舊能飲酒。游學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徒步負笈。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師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宴。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同坐者皆嘖嘖嘆異。愚按邴君之飲酒。量既寬洪。又未嘗傳其有酒失。疑遊學時少飲無傷也。而志有所專。遂絕意於此。真有得於淡泊甯靜之功者歟。格所云偏嗜。邴君非必有之。而所云毅力兩字。邴君則誠不愧矣。

○程明道少好獵。見周濂溪後。自謂今無此好。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自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

果未也。觀此。知不專恃乎一時禁
制。而必循此終身乃見學力耳。

◎不苟且求一名位。不苟就者加倍。

徵事

謝上蔡事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為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罕習戴記。決科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目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上蔡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陳良謨遊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我引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

者所譏遂託辭不往是歲恰中武公房丙二公之於名位乃不苟求者也○潘良貴字子賤立朝侃侃蔡京父子素以爵位釣知名士獨不能致良貴每令親故道意良貴正色謝絶之高宗朝呂頤浩相一日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所能爲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則他日立朝何以展布卽日乞補外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所爲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滎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就之哉二公之於名位乃不苟就者也○陸平泉子彦章巳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

俊。毋趨捷徑。毋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見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視之。皆嘆服不置。◎高忠憲家訓曰。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汚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貴顯後不改素風。徵事 劉忠宣公大夏。尊人名仁。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恭襄當國。與劉嚴皆姻親也。遣一价往瞯。价還報曰。嚴富厚。雅稱一官。劉草薦布被。尪盌㸊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責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却之。劉嗣見。具茗一封。蜜一缶耳。公嘉納之。尋擢劉爲御史。在臺中。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時忠宣公尚幼。問父在否。曰在道中。毋安否

曰。在鄰家磨麵詣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眞御史矣。鄭漢奉曰嗚呼。劉公奉鄕先達。則茗蜜二色欵同寅。則枯魚一味。价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攻苦。不辭井臼。於鄰家忠宣年幼。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淸風。眞可欽仰。近世爲官者。受用日豐。勢焰日張。行誼日薄。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楊誠齋父子著淸節。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吏𡵓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沈慶之以司空加賜几杖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並起貧賤。一時富貴。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爲乎。方其未遇。鄕里輕之。後見。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張太守約齋公紘。陸文

裕公師也。厭惡浮靡。旣登第。僻居鄉里。多種木棉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覲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常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樸。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爺。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唭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爺。促家人牽船徑去。○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入座家居。一僦祷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府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躐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袒衣褻服。紅紫爛然。安居逸處。無事不以使令供之。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史稱劉

丞相摯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黄學士云。夫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旣貴而追思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柴文伯曰。恬淡自安。景邑清高。氣體曠怡。火坑之人。得志則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悽涼。政不免世之擾拂矣。要須於榮艷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艷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顧端木著孝廉箴曰。姚現聞先生嘗述鄉薦後。見大洪楊忠烈公。公示誨曰。近見孝廉廣飾輿從。蜂擁道中。此最可耻事。且此種種從何措辦。恐一切貪昧苟安之事。從茲而起。不可不愼。噫。儆切哉斯言乎。昔先伯祖恒齋公以孝廉家居。時先文康公方在政府。然謙損儉約。無異寒素。一日偶飛蓋擁輿過里中。里人指曰。長厚者亦復爾耶。先

曾祖聞而大慚爲閉門月餘不出即此一事先輩典型邈乎難矣余兒時猶及見父執季思先生每過從止御白布袍從一老蒼頭犢褌草屨然見者莫不肅然增敬蓋如昔人所稱神人端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嗟乎士之取輕重謗譽於鄉黨豈偶然哉○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荳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者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孀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

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噎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舘於鍾祥。己酉舘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吃。甯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

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徐曙菴封君訓銓部公署云。吾祖宗千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澤。已暗暗消鍊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答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馮少墟先生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一曰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一步。凡事儉用一箸。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一曰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以先生之志學向道。固已學學有素矣。而出身登仕之日。猶不忘自儆若此。其亦淡

慮夫勢位之足以移人也歟。**附錄**李謙菴曰，立衢途

而靜觀，羣往來者不絕也；攤版籍而周覽，登戶口者

無算也。要其克列黌序，號爲秀才，蓋已千而得一焉。

若夫所稱鄉紳，不啻萬而得一矣。以一人而爲萬姓

不敢仰望之人，當識造化之降生，蓋甚不輕也。旣爲

天人所貴異，敢不思有以裨益於天人。地方利病，我

可陳之；斯人冤抑，我可白之；里之爭訟，我可解之；俗

之愚惑，我可化之。蓋鄉紳之易爲功德，仍不減秉權

而行政者。僅以閒逸自娛，已覺有負於彼蒼特加尊

隆之意，況敢逞勢而驕恣哉。冥冥中必不容之。此理

所固然者也。愚深愛其語之剴切，所以提醒貴顯人

者至矣。○有顯宦歸里，餽者迓者，往來觀者，闐路駢

陌。旣而族婣交賀，卽讐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

蹙眉遠引，若避寇然。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

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隱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不早避。其亦不見幾矣。先輩有言。邑里中出一鄉紳。卽是邑里中出一大蠹。此鄰眞有痛於心哉。○呂叔簡曰。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增家邦變奪勞費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

廣義 侯仲兼曰。士而得爲縉紳。豈惟自律當嚴。附家吏不可不謹。嘗有巳欲砥礪名節。而父兄子弟輒以累之。始則乘其不知。繼則知之而無可奈何。不得不曲爲庇護。詎不足以玷門風。貽殃禍乎。故一發之後。不可不特用一番苦心。下以禁戢其子弟。上以感格其父兄。要使同心修行。培養福澤。斯莫大之吉祥也。○嘗讀霍文敏

公家書曰家中一切不可受各處官司禮物一切不可有事干擾官司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縱不能惠天下又安敢倚恃權勢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要做好人幸兄弟體此意爲子孫植些福俾渠有所依頼也又曰前後慶書同只是要家人勿干法度勿動人口齒自來士大夫凡有權勢者多難保有終譽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尋之不德惟日恐畏兄弟亦幸深體此心謹身愼行齊整家法不干非議保全令名惟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叮嚀戒勉情詞痛切直可爲舉天下縉紳家勸諭也○又見司馬文正與姪帖曰光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此皆祖考餘慶家門厚

福。致茲忝竊。誠為多幸。然光素無才能。加以衰老。久在沉散。絕望顯榮。一朝升擢。出人意表。舉朝之人。悉非舊識。逆見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於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推讓。伏弱於人。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陵小民。使為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於汝輩也。且當共愛惜。我身若危。則汝輩亦不如人也。我待牒縣令榜街市。豫先約束汝輩。所以曲相保全。使不陷於刑法。且莫怪也。汪玉山曰。易之家人。以勿恤為相愛。老子謂慈故能勇。司馬文正所以訓約其家者。峻厲嚴密。凜乎其不可犯。此慈愛之至也

百功　變化一件氣質　〔發〕〔明〕張子曰。為學大要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

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朱子曰。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人有終身好學而氣質不變者。學非其學耳。或問明道先生。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可見變化氣質。是修身第一件工夫。要看變化二字。直是拔本塞原。脫胎換骨。若止禁制一時。算不得變化。

徵事 晉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踏之。又不得。瞋甚。掇納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朱子言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

平了。遂終身無暴怒。又云。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謝上蔡得二程之教。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以自繩。嘗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旦旦於危階上習之。先儒變化氣質之功。非苟而已也。○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足畏矣。此亦變化氣質一法。與上蔡目習危階相似。而意稍不同。【廣義】侯仲兼曰。人之一生。最怕是自適自快。便是氣質用事。變化之難。須常自覺察。常自逆强。全在一心上做工夫。此心稍縱。氣質便易橫決。世亦有書箴座右。錄銘扇頭。以自警戒何曾變得分毫氣質。快適之意多。逆强之心少也。昔陳進士智性急多暴。自知其失。書一木牌。語多痛切。

旣而怒一僕、卽持木牌扶之、聞者無不嗤笑。噫、無毅力猛制之功。豈易言變化乎哉。魏莊渠先生曰。越王勾踐復讐。直須臥薪嘗膽。方做得成。趙宋晏安江沱漫只說恢復。不曾取得中原一塊土。學問工夫。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附錄 鄒東廓曰。聽教猛省。退處淆奪。病源都在志向不眞。古人戰戰兢兢。臨淵履薄。故事親從兄。和鄉睦族。無往非戰兢流行。誰得而淆奪之。又曰。志向不眞。便是不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聖學以忠信爲主。主者。安身立命。須臾不可違也。須臾不違。自戒自愼。方是善念常存。方能遇忿必懲。遇慾必窒。遇懈怠必改。愚按論學之言。莫切實於此矣。學者誠能必忠、必信、無往非戰兢流行、何患氣質不變化乎。

◎以身垂範使家

門雍肅。發明 能雍而不能肅。近於褻。能肅而不能雍近於厲。必二者交濟。乃克中節。然非以身垂範。其道無由。○何垣曰。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徐勉曰。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巳。然後可貴。徵事 陸居士賀端重好學。務躬行。取司馬氏冠昏喪祭禮行之。家計素窘。自先世爲藥肆。居藥以贍生。至先生有子五人。食指既繁。先生勤理治生之策。其居有蔬圃十畝。先生親督場圃種植。令其次子九叙治藥肆。餘皆訓之學。長曰九思。訓勉諸弟。語無泛雜。諄諄以禮義德行爲先。九叙旣治藥肆。凡家中米鹽細瑣。係其綜理。并井有條。諸兄弟有四方遊。旅裝立具。又善能裁決事體閭里多折服。又其次曰九韶。學問淵粹。晝之所爲。夜

必書之。又其次曰九齡。嘗與其弟九淵講學鵝湖。世稱梭山先生。歿謚文達。最幼曰九淵。世稱象山先生。歿謚文安。人高其一門行義。有五九居士之目。自近及遠。咸嘖嘖欽仰焉。其家法一稟其父之遺。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其田疇租稅出納。暨賓客交際諸大務。則諸兄弟歲輪一人爲主。九齡繹先志。著儀節品式。曰家制。行焉。九韶又以其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使列聽之。尊卑小大。紀法肅然。而忠敬樂易順弟之風。被鄉閭而達於天下。觀九思之妻。慨然從夫言。舍其子。而代姑以乳哺小叔。則閨門內外。漸於禮義可知也。陸居士賀以一人作法。而其門之淑和萃焉。百世聞風。令我彷徨追慕而不能已。〇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湙懷忿嘆。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

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慶爲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楊播家世純厚兄弟八人並敦義讓至白首獨播椿津存播剛毅椿津恭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晨興集廳事終日相對未嘗入內得一佳味不同食不食也久之播卒椿津年俱踰六十又並登台鼎而津旦暮參問羣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近出不至津忍饑踰中昃不先飯還乃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已津出刺泗州椿在京邸四時嘉味輒因使附致未寄不先入口椿得所寄輒對之泣下一家之中男女百口緦麻同爨庭無間言

○王凝常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昏喪祭。三年之蓄備。則散之宗族。聖人之書。及祭器公服。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毋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事寡嫂以恭慎著。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食肉。曰。無求飽也。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昔賢之垂範如此。誠可風也。○魏莊渠先生大父元律府君。言必謹慤。作事必周詳。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弗忍笞也。召而敦戒諭之。使愧而改。下至臧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勤儉。昧爽先家衆興綜畫諸務。夜則候人定。徧視門戶扃鑰乃就寢。服靡他好。惟好觀書。忤後常默坐移時。休養精神。廼知衣食之艱難。懇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疏衣糲食。與衆同

之少見紛華意輒不悅厭世俗之侈靡也有志渲古之風故自號樸隱甚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注其下曰誠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注其下曰眞下流小人命子孫書置屋壁以自警莊渠先生理學大儒亦其毓德有素云○史稱李延平先生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爲鄰里先節衣食以賑助親戚之貧困者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秩如也人之居家只要盡此數語斯稱德門矣○李端純曰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苟畧有照管不及則情事輒多扞格不能合一家爲一體而欲望其怗然齊一安可得也○呂叔簡曰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又曰處事要事妥貼處人要人人得

所譬之捱髮理絲。一莖有緩急。便不停當。齊家者盍銘佩之。○鄭氏家規。其家長一條有云。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爲本。不徇偏私。體察下情。必令均平周悉。毋少苟且任意。致有屈抑不通。又曰。爲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爲。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皆至言也。○嘗讀胡先生居業錄云。爲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愚謂齊家同於治國。此條白文。實包藏此二者。斯爲齊家之實地也

【廣義】方善長曰。爲一家之主。而能以整齊其衆者。全要克己工夫勝。惟克己。斯能就德義上行。古之極不善齊家者。莫如瞽瞍。而瞍之惡。不過曰心不則德義之經。大槩欲心勝者也。以一人之多欲。因是而有嚚

妻傲子不成家庭伍舉曰私欲宏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距違騷離二字正與肅雍二字相反爲家長者先克去其私欲乃可以免一家之騷離也夫○徐松岑曰施恩於人而反以爲怨者有德色也善言諭人而人怒者氣未和也才高而名譽不彰者矜氣勝也修德勵行而謗言日至者機未圓也守正不移秉道率衆而家不可齊者不能謹於幾微而有倦怠之意也若此之論精矣審矣修齊之事誠非可易言哉

◎以身率先化導合家勤儉

【發明】呂涇野先生曰堯舜之主在上自家茅茨土階投珠抵璧禁作漆器故堯舜之世錦繡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可愛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見且須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人做起○涑水

家儀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按涑水之言、正與功過格白文比合、愚再請博徵勤儉之言、以爲世勸。○李旴江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王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又曰、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林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張勉齋曰、太史公有云。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此正言勤也。惟勤而後可以衣食足。衣食足。然後能厚父母畜妻子。巳

身家。興禮義。故勤者。生民之本務。不可一日廢也。○司馬温公曰。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鄕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黃見侯曰。人資勤以生財。尤資儉以裕財。生者有數。而耗者無方。苟不能儉。雖勤無益。故凡衣服飮食喪祭嫁娶之事。先王皆爲之節制。所以防奢侈之漸。杜耗費之端。且如五十以上。非肉不飽。而必令老少異粻。甚矣先王慮民之周而防民之切也。晏子有云。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是則深於儉者也。○羗澹菴曰。雖位至三公。祿享萬鍾。而吾之所以訓子女者必儉。凡衣

食禮儀。皆仍寒士之素。可以養德。可以養福。可以垂永久。而閨閫之中。尤時加提警。然後能愼節以相成勿躭閒靜。忘料理。使爲善無資。家產落。則家聲亦因之不振。好修君子。豈可置不問哉。又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遠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倪正父曰。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樂。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鄭康成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憚勞苦。菲飲食。薄衣服。尙可令吾寡恨。○趙清獻公勤儉箴曰。人生天地間。衣食誰不欲。己力不營運。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極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侈莫隨俗。男若勤耕

種饑不愁無粟女若攻紡織寒不慮無服勿謂長少年光陰如轉軸男長婚事逼女大嫁亦促雙親老將至百費相繼續臨期欲副用間時須積蓄努力奮經營愼勿憚勞碌

後事 徐九經令句容治行爲天下第一以廉儉化其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毋不可乎陞任將行民爭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徐公亦揮淚曰無以訓兒曹惟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饜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惟啖菜佐脫粟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朱道行爲高安令歸終隱瀟溪裴㭉蕭條咏湯臨川句曰保精神則本業

固謹財用而高志全郎以顏其楣又自著令食不厚味暮不復食凡里中宴有朱先生率相尚以儉一衣十餘年不易居室不粉飾旁壁蒲葦牖結蓬取蔽風雨而已有餘率以資宗族子履和克承父教暑苧寒木棉終不用紈綺每飯必菜羹嘗言惟貧宜儉儉以養廉吾身為孝廉可不顧名思義乎其室人皆躬役柴水夜張燈爇草細如縷省膏油也著不再火出諸飯甕理中饋相承為家教焉一門協德交謫不聞眞樂事也○范忠宣公每仕京師蚤晩二膳自已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晩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乃稍寛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

亦一佐也。觀此。可知勤儉之風。必當率合家以磨勵之也歟

附錄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杜祁公每向門下。以生事有無爲問。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致進退皆爲廩祿所拘。管許文正公曰。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禮。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昔賢蓋誠確見其源流利弊。是故功過格此條。其關係行誼者不細也。高明人愼毋忽之。

○方定之曰。大夫不爲場圃。士不通財貨。古也。古也有世祿。有恒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

利。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閉而蕪之。則惡其棄。則奚不爲焉。公甫文伯之母猶織。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遊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終

身以義自守。不與雜事。不涉奔競。

增註 雜事。如說事過錢。居間爲利。扛幇干証。匍匐公庭之類。奔競。如濫刺投拜門生。干謁官府。交結衙役。爲當路刋刻文稿。德政錄。生祠記。及樹碑立石。獻屏送軸之類。先儒謂做秀才當如處子。須要勵廉恥。敦操行。絕跡公庭。淡視勢利。不然。貧賤時。既無淸操。安望異日能爲賢大夫乎。

徵事 宋武帝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引。

言無不行。顧憲之獨不降意。恒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己守道。若妄意僥倖。徒喪所守耳。何關得失哉。○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攀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馮京少年舉進士。自鄉試至廷對。皆策名第一。張堯佐方挾戚畹勢。欲妻以女。曰上意也。中官持酒核奩具至。馮峻拒之。後爲富文忠公壻。知開封府時。韓魏公爲相。數月不一見之。魏公謂其傲。以語富公。乃往見焉。謂魏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曰傲哉。魏公深器許之。世每託於謙謹。而流爲容悅。觀馮公言。何其知大體乎。○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克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否。對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太監金英嘗奉使至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文清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季世儇訣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

附錄

可人集曰。恥莫恥於求人。富人之門。不可頻登。貴人之招。不可頻赴。昔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豪閥。低頭拜閽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筵水陸并。顧必承彼顏。語必順彼情。不如茅簷下。飽我藜藿羹。宜三復之。○讀書錄曰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懦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入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座右編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去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處事一斷於理。不爲營私顧慮。不因俗見牽惑。

增註 此條蓋亦統終身言之。義利明決。節操於此可覘也。

徵事 蔣道林少時。卜吉葬母。臨出殯雨大至。道林戒舁者曰。毋庸亟請。俟天晴。或辭晴未必吉。奈何。道林曰。吾甯以晴之故圖安我親。不欲以吉之故圖福我身也。遂止不舁。待晴而葬之。然亦未嘗不吉。○眞西山未第時。以命訊日者。寶謨閣學士袁燮教之曰。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正德朝有舉子欲改經。以圖場中利中。章楓山謂之曰。卽此便是患得患失。○徐仲山公子。嬰危疾。有謂宜設齋醮。公

曰。君子惟有修身聽命之理。吾子不祿。豈禱祈之可倖哉。既而卒無恙。○魏莊渠先生曰。吾祖新婚。適有訟事。里嫗呫囁私語曰。新婦不祥。曾祖母怒曰。官事年。註月。定偶。値婚期。奈何作此離間語。其賢明皆此類也。**附錄** 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傳言有光。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曰。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何足異也。上從之。潘鱗長曰。即此一言。非但理足以感人主。其恤民財而正國俗。功當與日月爭光矣。

三百功 一生寬厚和平。盛德可風。

發明 朱文公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薛文清曰。溪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焦澹園曰。古稱良士。亦

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槪。秪爲傷人害物之資。不足貴也。莊生言藹然慈仁。謂之君子。亦善形容。故仁爲四德之首。○魏莊渠曰。天地太和元氣。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脉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

徵事 沈心松袁了凡之姑夫也了凡叙之曰。公素慈祥愷悌。十六歲而孤。適里中陷以大糧長之役。恐破家。潛匿蘆墟。後聞里人更報其叔代之。公曰。叔家不及我。柰何我安逸而叔受厄乎。即自出認役。幸不大費。畏役。因納司吏。隨提學出巡守法廉平。有同邑張旦棄吏業儒。不聞考期。公連夜促之。且爲效力。旣入學。以銀十兩爲謝。公笑却之曰。我在學道處。提挈人甚多。未嘗受謝。乃受故人之金。

乎公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絕不加於婢僕一日赴宴浦氏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君今日何獨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見我而慚故未忍起耳且俟其下卧作業我徐起未晚也其忠厚不肯斥言人過如此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我邑無父子進士自道原始也○吳縣楊公翥鄰有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公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鄰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外甚受其汙濕之患家人復告公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官宦僚寺告歸出入跨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悸公遂鬻驢徒行或侵其基址子弟皆不平公戲拈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又墓碑爲

田家兒推仆墓丁奔告公曰兒傷乎曰否公曰幸矣然我慮其必驚也盛德可風如此○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輀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令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陸文定公辛丑北上時黃公華爲郡守夢見城隍庭下衆保陸樹聲爲善士已而報會試第一文定公之盛德雲間父老至今嘖嘖誦之宜其名位優隆壽且百歲而子孫又復科第不絕所謂培養深者發施厚也○靑溪有黃翁中遵者字永遂本歙人少失怙事母盡孝待兄弟友愛甚至少時聚居凡勞事必身先之無分委有便利輒讓焉或詢其故答曰勞苦固吾職貧家便利有幾奚忍復分享乎其兄有惡疾矢溺滿床臭穢不可近翁親爲洗拭一夜四

五起經數月無倦容兒子疾病有謂城西神甚靈翁炷香於頂自其家匍伏行四五里呼神乞救市人觀者無不指笑其甥聞而恥之以告翁曰吾求愈姪病旁人笑復奚恤也其族子爲人陷獄翁傾其槖貲冒風雪奔救之竟得釋鄰人有業屠者翁勸之改業以貧爲辭乃銖積五金授之不足越歲又銖積五金授之其人乃媿謝卒從翁言又鄰婦有難產者翁歎曰彼其家可喪婦乎亟召女醫餽以金令謹視之婦以故得無恙後翁移居而婦竟以難產死其夫哭之曰黃翁若在必不令汝至此也待人藹肰和意縱有逆加者恬受不較也故里中無長幼遠近言及翁無不歡欣恍服平生愛惜物命雖蟻虱惟恐傷之寬容多恕柔仁而誠元旦服新衣出路見蹶者流血被面亟裂所服衣拭而裹之其急人急類如此翁與其妹壻

同服鹽業。翁往海濱置鹽。妹壻後至。旣而鹽驟貴。比翁所置倍價焉。妹以是尤其夫。翁聞蹙然。往解之曰。經營利入。殆有天數。夫婦不相得。不祥。且吾不能舉妹壻同行。實亦吾過。願以已所獲利均之。無令兩有贏絀也。有向翁貸鹽者。求益無不應。或者以為病。翁曰。彼有其意。何忍虛之。以故利無所得。卒歲貿易。纔給衣食而已。年未四十喪妻。遂不復娶。與其子共炊。日食惟蔬菜。親戚或招之食。不數下箸。怪問之。曰。吾自分福淺。不敢縱口腹。忘其分也。見後生好後靡者。必戒之曰。毋自放。須修其本來。完好歸去。莫令拆本。噫。如黃翁者。不深合功過格此條歟。今其子若孫。坦然履亨。大振其家業。濟濟膠庠。蓋翁之遺澤然也。誠使繼武而增修之。其發越又豈可量哉。

◎生平無一徇私苟行事。【發明】蘇子

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歷晝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温公曰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耳二公所言正格中此條是也○愚按上條仁之意多此條義之意多每慮天資和順者不足於剛毅莊渠先生說得好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戾氣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多消鑠盡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萌芽此便是精義工夫蓋精義正以養仁敬齋先生曰顏子爲仁而未嘗不義孟子集義而未嘗不仁此理固須細參之

徵事 馮道爲人能刻苦儉約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主而還之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凡此皆厚德長者之所爲也然諂事

四朝。自作長樂老傳。昔賢謂其喪盡恥心。安得不受重戮於萬世。張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旣建拓瀘夷疏。被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逭清議。葢立身已虧。萬事皆瓦裂矣。○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宋是夜自經死。○尹穡少有名譽。及爲官。偶附湯思退。毀張魏公。遂除諫議。後貶竄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至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舉此爲士大夫之戒。陶樠林曰。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無愛好一念。生平不要做的事。只顧做將出來。旨哉斯言也。○范忠宣公與司馬温公論役法。不合。後朝

廷治司馬黨韓維以執政日與光不合得免或勸忠宣借維為例忠宣曰吾昔與君實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為今日解脫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乎不苟如此公真可法○上虞徐世亨先生以禮法自箴亦以箴其家為宗黨敬式授教職未期年即歸恬於仕進嘗喜靜坐晚雖處暗室毫髮有見無藉燈燭蓋靜極慧生也壽九十八將逝之夕諭子孫曰吾百好恬淡生平無一愧怍庶可含笑歸泉下猶記二十歲時見一妓偶動情幾為隳行恒懍然於心爾輩其識吾言名利財色皆足累人而美色一關尤可危懼畧不謹終身節操不可問欲為完人須凛持也錄此見不苟行者工夫甚難○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先是朝廷給官銀三千兩以備犒賞委官徐文司之用未盡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金密授其

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夫毛公旣死猶涙以汙辱爲懼人誠知地下之辱謂可苟於生前也哉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律身甚嚴賦性剛介不妄笑語交遊者稱爲法度士嘗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其立品可槩見矣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火發於市家人荒徙綬叱曰此室皆清俸修理自信無苟且之入卽焚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願速焚以彰不德旣而四面皆燬惟李宅一區獨存人皆指爲正人天佑云

附錄 李果生平行坐端謹居官嚴毅淸正吏民畏之有

劉兼者過其治境夜聞戶外鬼語曰古今正人李公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往他縣血食甚矣秉禮行義者不特使人欽敬即神鬼亦憚之矣○景清爲秀才時宿於逆旅主人有女爲妖所據百方驅禳不去是日妖聞清至曰景公正人也吾姑避之女家以告清以硃書景清在此四字粘女之門妖竟絕跡○嘉靖時有水妖神在御園爲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正人爲鬼怪所懾伏類如此人所以當自勉於正也

廣義　吳仲楦曰凡人之苟行無恥者大率由於私欲橫生而不能制遏或爲名位所牽或爲色財所汨既不能寡遂至於徇陷其身爲小人而莫可救挽無非由一念之欲始之薛敬軒先生有云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眞危矣哉○高忠憲公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

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陳幾亭曰。嗜欲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席嘯濱曰。其如再看不破何。縱看得破。其如再忍不過何。噫。世所以多小人也。

◎**刻厲勤脩▷與年俱進。毅然無艱苦廢怠之情。**其持久工夫。經歷三年。特記三百功。

發明 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歐陽南野曰。學無巧法。惟是此心眞實。即無復可言。苟此心不實。

則亦無復可言○鄧定宇曰古人之於志也皆立之一旦守之終身竭精神而求是故所爲而成今之學者能如彼耶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思齊感發者一時也聞汚濁之行則憤激而自省憤激者一時也其氣少衰初心復昧忽而淵隕忽而天飛其何以言志

○鄒南皐曰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盻耳貴乎自立

徵事 黃勉齋幹從朱文公遊文公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甚有益臨歿以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幹剛介洪毅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餘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比歸老終窶且貧頹簷敗壁烟火時不繼日蔬食餉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著書不輟堅壯之志終老彌篤雖暮齡宿疾未嘗一日倦也○曹立之建始從陸文安受學陸淡許之立之未敢以自足也

已而從朱文公學。大悅焉。於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力。與弟切磋如嚴師。心所不安。必求歸於是而後已。疾革猶書其囑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卒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時。語其弟廷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有頃遂逝。**廣義**眞西山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鄒南皐曰。昔余侍諸長者講席。西昌陳兩湖符卿年八十餘。涕而語諸君子曰。求路難持。諸長者曰。先生才名一世。意尚爾爾。吾師乎。吾師乎。是時未知其言之痛。今老而益知。言之有味也。○范原易曰。保

初節易。保晩節難。韓魏公嘗言之。其九日宴諸曹詩有曰。不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晩節香。李彥平嘗大書此語於壁。以爲晩節警。惟學亦然。不進則退。老景更易退。以精神鼓動不前也。衛武公其不可及矣。

○林君復曰。嘗讀荀子。觀孔子之告子貢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墳如也。則知所息矣。悚惕哉斯言。曾謂我老耄而可荒於學也。加我數年。聖人且汲汲矣。敢不勵乎。

○耿天臺曰。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邵先生。不過一村漢耳。又念菴先生常對人言。渠四十幾年前。藍濫俗人也。夫念菴淸修之行。自少已然。而自謂從前爲濫俗人。富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彼固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在矣。彼夫悠悠悶悶日復一日。以至於老死何非村俗人哉。

○陳幾亭曰壽之爲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吾人時時錯行時時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死只與雞犬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容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並到天壤極可幸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懲毖將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修爲一日世俗却云在生一日當亨用一日眞大醉夢

千功 立德足以化俗使鄉閭翕然嚮善○

徵事 陳太邱寔平心率物有爭訟者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言每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嘗有盜止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投地叩罪寔

徐諭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一邑無復盜者。○王彥方烈師事太邱。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也。後有老父遺劍於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使訪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司馬溫公居洛。風俗爲之一變。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爲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

百過　盛滿得意炫耀一時。

發明　陽明先生云。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

根。○李宏齋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耳。○馬伏波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凉，有繁華然後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福壽全書曰，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則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意，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唐人詩曰，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蒲爐煨榾柮，漫騰騰地煖烘烘，尤堪吟諷。○許台仲曰，諺云，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

豐亨。便生驕溢。侈張慶賞。過飾婚喪。妓樂聲容。沸騰傾動。光映門戶。勝絕鄉邦。則是花開矣。夫無德而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歛抑。差緩傾敗。

徵事

萬歷年間。歲貢麗麟輕佻狡僞。二子邑庠生。又皆浮薄炫才。比謁選。得廣東感恩知縣。父子志驕氣盈。拜辭州守弋陽陳公。旣退。公謂左右曰。是父是子。非享福器也。薄取而早歸。猶或可耳。不然。將不克終。及涖任。乃恣意貪饕。踰年。先以所得遺長子持歸。至中途暴死。其囊槖悉爲一僕席捲逃去。再踰年。麟及次子俱死焉。〇盧多遜初拜參政。服用漸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於此。吾不知稅駕之地矣。〇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

下無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寬之。韓山子曰。嚴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愼復報閣元。賀者塡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愼戍滇。愈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侍郎葉公鏜又述其郡汪少宰閑齋公語云。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旣開。復當培之。以爲來春之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之常開乎。因謂勢極盛滿。不可無楊公之識。持盈守謙。不可無汪公之見也。○王梅溪羅一峯兩先生。直以登科爲懼。昔王沂公中狀元時。貽

書於父曰。曾忝居第一。是先世積德所致。然恐宣發無餘。大人不須過喜。○曹定菴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笑。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曰。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菴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屢】

【義】陳幾亭曰。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然時時方便。事事利物。惟顯者能之。則早發可以造福。發後不必斤斤搦管。一意躬修與經濟實事。則早發可以成德。若願後志得。損人自肥。流毒泉庚。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夭年暗兲如斯者。不如終老佔畢。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爲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其年盞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殂喪。識

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之先則不憂既發之後

附錄

史惺堂先生性豪邁自得傅愚齋主忠信之教丕變夙習恂恂然謂聖人必可學嘗曰好名如貪贓又須周子之言曰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不知恥爲諸生家貧讀書蕭寺日啜粥丙午應省試祖母楊曰安得一臠肉飫而腹先生曰烏用此饑久第思飯耳楊拮据餐一飯遂如嘗珍味爲孝廉七年上春官抵徐州囊空半夜跟車行七十里飲白水又行七十里投宿補汝寧守無以辦裝丐數金北上艱苦類如此歷官惟攜一僮肩竹簏行其之浙運使任也邀姊壻江翁往江攜一子先生一僮至常山店飯店人見二翁鬚髮皓白曰父老豈好遊乎坐之店先生見後一廳事欲更坐店人止之曰不可彼皆公車貴人也二翁微笑復坐

飯訖。下山買舟。同舟皆鹽賈。不知爲先生也。至杭薄暮。買二小輿二騾一人負行李。及運使司。已闔門。門者倉皇馳報。僚屬始出迎。張燈驗官符。更衣陞堂蒞任。先生名重斗嶽。此不足爲先生述。然使炫耀者聞之。宜何如其愧也。〇按炫耀之戒。昔賢蓋甚嚴謹之。有惟恐其或犯焉者。余謂此意極淡。中庸贊美天德必自惡著立心。而以的然闇然分別小人君子。可以知立品立德之所關大矣。羅一峰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曰。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呂涇野先生曰。此羅公高處。又林見素先生嘗過吳門。訪邵二泉於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詑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宋頴昌守以忠直坊表范忠宣之第。范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流俗所尚。識者所恥。乃力請已之。胡文恭宿曾以難老

坊。表蔣希魯之第。希魯大不樂曰。此俚俗歆焰。而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乃改爲靈芝坊。夫建坊表里。典例之常。而且以爲詬病。皆見昔賢學識之深也。如唐荊川之不欲刻詩文集。王陽明之不應求親誌銘。亦是此意。

◎負才淺露不能涵養。

徵事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李鄴侯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即能爲文。嘗賦長歌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仙復不貴。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

就屏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曲江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若爲歌詩。只可賞風景。詠古今。勿自揚已爲妙。泌因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矜衒。**發明**薛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王文成曰。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花美太發露耳。○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浮竊

虛譽不務實修

發明陳希夷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之所深忌。先輩嘗曰。實至而名隨之。聽其自來者也。古人猶遜不敢當。竊名而實不副。將何以消受乎。故古來不乏名公鉅儒。其子

孫昌盛者少皆以盛名難副也。愚按功過格亦非惡人之有譽。正惡人之不副其譽也。可不於實修而加之意乎。

徵事

李豐爲人飾僞矜智。廣交遊。博聲譽。年十七八。前有盛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恢與尙書僕射杜畿及安東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識者觀人自有卓見。又如傅嘏之譏夏侯玄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其必敗也。此皆可爲龜鑑。〇杜充知大名。名甚盛。前守郭永書數策遺之。一日見充。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如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慚。潘鱗長曰。郭公折杜充驕蹇數語。眞古今負虛名而鮮實用者之藥石

矣。王文康公詠牡丹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噫。世有空負大名。終鮮實用者。若何不愧。【廣義】朱子曰。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察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議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學者必敬守朱子斯言。而後爲眞能務實◎

終身因循苟且不克樹立。

【發明】按洪範六極。五曰惡。六曰弱。弱者。即所謂不克樹立也。彼夫庸庸之流。自謂居身無過。而不知其存心制行。理不能勝。即爲欲之所乘。天下未有任其欲而不流於惡者也。大易重夫自强。箕子戒夫懦弱。功過格特舉而警之曰百過。意亦嚴矣哉。【徵事】柳渾初時。相者言其夭且賤。爲浮屠可緩死。渾曰。去聖教遠親宗。非我志也。寧速死。志不可移。力學愈篤。遂登第。

貞元中拜相。此可謂卓然能自立者矣。葉寅。字直翁。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翫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厲修飭。登晦菴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若是其剛斷勇決。不尤足以感發庸流也耶。○朱子曰。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

◎**惑於方士之術致喪德殞生**

增註　此條蓋指求仙服丹者流。未服之先。則以累德。既服之後。必以喪身。謹按功過格於父母條。則有保身之訓。於存心條。則有不安分之戒。於事神條。則又有偏信邪教之戒。犯一節而諸惡叢焉。且毫無快意。而徒自戕賊其生。知者必宜切

戒而不爲矣。儆事 韓文公作李君墓誌銘曰。太學博士頓卯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栁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

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猒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廬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戒者也斯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廣義 李端純曰人無不樂生而求壽也呼吸吐納服食燒煉至於今而爲之者衆矣而長生者卒少無他求之非其術也苟悅曰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

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蘇東坡曰。予於養生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日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和之極也。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遇大風焉。舟中之人。皆反逆眩亂。而吾飲食如平居。此非有異術也。惟莫之與爭。而聽其所爲。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抑廣成子之言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然則人之所以長生者。誠有道焉。豈區區呼吸吐納。遂自以爲得術也哉。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純陽亦云。天涯到處人求我。走遍天涯不見人。亦可以識其意矣。

五十過負緣功名 徵事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宮闈。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午來謁。宗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他日朝廷。安用此鄙汚之人也。其人慙退。宗亦即辭漕使行。此可爲負緣功名者戒。并可爲受人負緣者法。○順治丁酉秋。一士請乩仙。適羅念菴降。以科名訊。兼有買科之舉。羅乃大書云。籠鷄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士得詩乃止。同學一少年有艷心。欲得關節。亦請乩仙。乃題曰。我本當年斗府仙。勸君無事使青錢。張郎賣杏遭神虎。李叟偷瓜遇毒鼂。可惜英姿埋菜市。猶憐血淚灑冰天。紛紛豪貴皆沉刼。好把文心問老禪。及榜發。武林錢若溪李。武塘張。以塲事戮菜市。北遣者又紛紛。

冰天之泣驗矣。○西蜀有二舉人赴京時。過英顯王廟宿焉。夢見廟中燈燭如晝。俄呵導自遠而至。皆岳瀆神也。既坐定。諸神曰。上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爲題。盍分綴一韻。商確久之。朗然誦畢。曰當召狀元魂魄授之。二子依稀默記。及試果出此題。狀元乃徐奭也。及見賦。與夢中所記者多合。始悟人之得失。皆有假手。遂罷筆入山。長洲學生王綎宏治巳酉應鄉試。時有校官託所親鬻舉於蘇。同學生奚純來招綎。事濱就矣。一夕綎夢身甫中式。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死。及覺心怪之。辭不就。純怒即自爲之。既中式。其父與妻之父相繼死。無何。純亦死。綎乃述所夢曰。若我爲之。已入鬼籙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合觀二事。彼營謀者。亦可以灑然淡矣。○昔李俊夢冥吏告曰。君成名在十年外。祿位

甚盛。預求。當於本。祿。耗。半。且多遭。厄。然。則。營。求而得者。幸命數有分。而已隱然有滅折之可怖。矧夫命不可知。徒以叢咎於身。豈可行險而强爲哉。

◎居家不立身範致情意扞格。或繩準廢弛。

【增註】白文明指兩項。一則過嚴而傷於扞格。一則過寬而失於廢弛。扞格之失。世以比之秦政之苛暴。妻子婢僕。無一得安。人皆知其不可也。而廢弛之失。則雖善人每多犯之。愚尤欲舉此以切戒焉。

【附錄】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不苟同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鄉里。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子曰。易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女婦婢僕。各以禮自制。未免悔厲。然門庭雍肅。吉莫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家。終吝矣。東海公終

身誦之。○程子曰。人之處家。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又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呂叔簡曰。一家之中。要看得家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家長不尊。如何齊得。其要在家長自修。

◎氣質不思變化。自謂天性難改。

徵事　王允甯長大白皙。善於文辭。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恨之。其同年敖祭酒以書規切之。允甯答云。僕猶夫故我耳。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蜕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弗願也。居無何。以地震

死西安李戸部愈素惡允甯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倪汝遷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奈何云受性已定不可移易乎怙惡若此宜天人俱不容也

發明 朱子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而遂懈於用力也呂與叔曰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蔡虛齋密箴曰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先賢之切意於變氣質者如是愚意麤惡之氣質猶易變惟夫尋常自便之氣質最難除根惟眞知篤行之君子勉之也

附錄 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

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又曰。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又曰。發憤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席嘯濱曰。今人輒謂宿習難除。只看先正爲此之故。用何等力量。直是病根一拔盡拔。不容更留毫忽。

二十過 制行過中不近情違於事理之宜。若有意矯飾爲百過。發明

呂叔簡曰。矯激之人。特勝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

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於道。○朱欠菴曰邵康節先生每出。人倒屣迎致。不復呼名。但曰吾家先生來也。先生何以得此哉。考其終身。行。事。惟。至誠。待人。庸言。庸行。最近人情。而已。司馬温公居洛。依禮記作深衣幅巾。先生曰某今時人。服今時衣。温公歎其言合理。人情之所宜卽爲理。先生誠不欲異乎時人也。其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言則不知。旣言則知之。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春秋祭祀。酌今古禮行之。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合數者而觀之。先生準乎禮未嘗不宜乎俗。先王制禮。本人情以立極。漸降而爲今時之習俗。習俗雖非禮。要合於今人之情。卽可爲今時之禮。君子但去其

太甚耳。不必甚矯異也。故以楮錢之陋。亦隨俗行之。紀此此爲知巳告。亦欲諸同人廣先生之訓也。附錄 橫渠先生曰。學者且須觀禮。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世所不行者。少行之巳爲多矣。但巳自行之。毋遽强人。巳德性充實。人自化也 觀此益可知凡事貴於近情。欲以驚世震俗。非先賢所深戒乎。

十過 立品不堅躁急于進。

增註 格中條款最須分明。按存心條。有云考德跡忽。馳意顯榮。此舉其偶然之起念言也。上云貪緣功名。則犯過之大者。若下文所云隨俗奔競。似此條可統於其中。而特舉言之何也。蓋犯此過者極爲細微。但有修飾品行之人。而輒不能無愧。或寒牕揣摹。求合於風

氣或仕路險巇姑順夫當途。以及慍有司之不明。恥致身之無日。雖其人自負用世之心。要之立品卓傑者不如是也。淺言之。何必非馳意顯榮。究推之。則爲奔競。爲貪緣。且流弊於不已。君子不可不嚴律其身。故此條復以垂戒焉耳。

徵事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將入京師。其子弟請先往。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府戶籍取應。公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府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後二子俱成進士。○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公作詩曉之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蹶。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爾。○劉顏頗能文。自恃魏科早掇。時翊聖真君降言於終南山。顏因持

香請問眞君判云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過求必至損壽頗不信竟無成而卒○王融自恃才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嘆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又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後被誅時年二十七蕭惠開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吐物如肺肝而死觀此則一意躁進者誠可鑒矣前輩曰德業視最上者常見我不如人則思齊之念自切勢分視最下者常見人不如我則蹭蹬之憂自消二語淡足爲治躁良箴

發明

鄒東廓曰科舉爲累正是世俗通病陽明先師所謂人只被三年纏擾了一生往往患得患失戚戚然不能以終日非卓有定志以尊德樂義爲事者將不能免於此病矣近語同志謂爵位之得失其權在天德義之得失其權在我天執其權而欲奪之非愚則妄

我執其權而自息之。非暴則棄矣。今之汲汲科第。以必得爲累者。將無欲奪天之權乎。席嘯濱曰。昔有士大夫紛紛逐逐。日求進取之不暇。其所親謂之曰。還應讓老蒼做些主便好。當時以爲妙語。觀彼之銳志名位。求且必得者。直可以無造物。噫。造物豈果倒持太阿而授之柄者耶。○勞曾三曰。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纔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况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人奈何躁急爲也。惟盡人以聽天而已。

附錄

天聖中。上黨有蓋抃者。赴試禮部。夢人告曰。汝試記之。當待建州章天和家報狀元。汝必登第。抃至京訪

遇章訢字天和、亦赴禮部試、具以夢告、訢大喜、既而訢三舉不利、慶歷間、題詩於泗州嶺菴壁云、十年三上未登科。此去行期晝錦過。上黨有人傳預兆。夢生頭角見天和。旋於賈黯榜中第、而抃不錄、訢亦未嘗爲狀元也。私異其夢、至嘉祐二年、訢子衡驟作大魁。抃始奏名。科名洵有預定也。○張翀字士欽、幼嘗夢神示以府丞字、及年五十未第、或勸慶學、公弗聽、卒成進士、爲部郎既致仕、上嘉其恬退、超進府丞以歸、幼時夢。乃不期而驗也。王守溪云、張君言於余曰、翀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朱道行少有文名、蘇紫溪蒞浙校士、兩拔第一、以即第期之、然數奇、小試高等、

應省試。即報罷。爲諸生三十餘年。十困棘闈。鬅髮鬖鬖
鬖白矣。喟然歎曰。嗟乎。吾素謹厚者。豈有所恨耶。抑
骨法窮。不當貴也。過呂公祠。禱以夢。其老諸生否也。
夜夢呂予銀秤。俗呼爲等子。意謂不於身而於子也。
後以歲貢至京年幾六旬矣。乙卯舉北闈。子履和亦
以是年舉於浙。一時傳爲盛事。乃信呂夢之驗云。○
亘史云。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華。夢中八十六
名。自歎無中式之理。蓋楚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世
廟出興邸。加楚額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即投
筆曰。吾中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予同年孫大祚將
調選。夢所居縣門。左畵龍。右畵虎。選貴溪令。葢貴溪
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倁將調選。夢一縉紳投
刺。視之。則朱文公姓名也。遂選績溪縣令。即此推之。
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彼此。有生之初。業已

先定。而營營計較。何能有益。秪自添一番勞碌而已。○蔣道林曰。爲士於今之世者。要知有義有命。修理舉業。以應上之求。便是義。至於利與鈍。遇與不遇。却有命在。只盡人事。得失都委之命。不入胸中。何等脫灑。此便是聖賢進德修業一齊俱到工夫。【廣義】錢邦芑曰。今人求科第之術。不啻千端矣。或卜吉形家。或求助神佑。其高者類能以文章爲迎合。不肖者鑽刺營謀。僥倖一第。莫不揚揚得意。以爲術之巧。計之捷也。孰知冥冥中自有鬼神主之。使命不當得。任爾經世文章。通天作用。究竟不能與定數爭衡。惟陰隲一道。可挽回定數。昨行今效。早行晚效。冥報最速。神鑒極顯。故吾謂求科第者。一切風水祈禱文章。以及鑽刺。皆紆廻遲鈍。而惟行陰隲爲最捷也。有心者不妨一試之。○袁了凡論謙德之效曰。江陰張畏巖積學

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瞇目時有一道者在旁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爲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即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巳做個轉變始得張曰命旣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君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

闕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闕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闕。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决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處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盡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濫與雜事。隨俗奔競。徵事 惕國

忠爲相。公卿皆趨媚。或勸張彖往謁。彖曰。衆人倚之若泰山。吾視之直冰山耳。皎日一出便失所恃矣。○正德朝。江東一守。欲以金賂劉瑾。降紫姑仙卜可否。仙批云幾樹甘棠夢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忽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逡巡未果。卒獻媚焉。未幾瑾敗。守亦坐累。○陳仲醇曰。聲勢所輳。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閒處靜觀。皎然易覩。而一塵翳目。便投足懵如。非大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遮擁不前。求闖其域而不得。而其人偶敗。則爭指其先入者而詬厲之。是以鴛蹄而嘲捷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熊北原父佐。嘗爲吉安判。後北原爲冢宰。州人卯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爲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榻裝潢。悉自營辦。所費頗多。實欲以是媚冢宰。及抵京。一疾遽卒而

此碑爲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卯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倪汝遷曰夫爲其父立不朽之名爲之子者孰不喜之卯之爲計亦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爲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爲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而得而竟亦止此意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斯言乎○王旦爲中書令諫議大夫張師德謂向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何故公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我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旦

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淺耳。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王沂公曾當軸、尤抑奔競、師德久次館閣、曾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解、曾屢諷張見沂公、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曾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尙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制、○名臣言行錄云、胡安國爲太學博士、學生以文自名遊公卿間、轉囑公處之職事、公乃袖刺至博士舍、問所爲文、其人曰、此爲肇明取去、肇明者、祭酒薛昂也、他日又問之、對曰、近置公達所、公達者、中書侍郎劉達也、於是公鄙其爲人、公爲師儒、謹所好惡如此。

◎遇失意事不思自反一味怨尤。【發明】伊川曰、君子之遇艱

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勞曾三謂此言最有味。此即孟子生於憂患之意也。故凡失意之境。未始非天之有意勉人。何怨尤之有。○羅整菴曰。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尊信者耳。若每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已。何但出門即有礙耶。○醉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聖賢微意。盡於斯語。

廣義　失意怨尤。更莫甚於儒生之考試。即一名次略後。非必如患難之失意也。而胸中輒憤憤不能平。猶且自負為激昂氣節。此士品之所以日淪於卑污而不可問也。功過格此條。有訓有戒。愚謂士子功名之際。尤當

佩之。○黃陶菴寄弟偉公書云。學臺歲試。在九月中。名次前後。不知何如。然此直呼盧耳。大得失不足介意。況小者乎。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三君先。上不得與者皆嘖嘖稱歎。以爲登仙甚者至閉目搖頭不欲觀。吾此時歎息無限。昔人謂狀元三年一箇。何足多慕。此至言也。天地間自有數千年一箇者。數百年一箇者。數十年一箇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一箇底人。而必欲爲三年一箇底人。已是可笑。況數月一箇。又何足言乎。

◎習學一正經業未嘗深求苟且卽止。

發明 犯此條者有二等。遲鈍人。則畏難自畫。苟且卽止。聰明人略一揆討有得。遂欣然自足。苟且卽止。二者異脉同症。一藥治之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子曰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

讀去後求郤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學者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遲鈍人當佩斯言。又曰。人有些見處。歡喜。守着。決無成功。如漢高祖得關中。見寶貨婦女。若喜而便住。則敗事矣。又如既取項羽。只管自喜。更不去經畫天下。亦必敗事。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嘆渡船之功。聰明人當佩斯言。

◎處事浮躁失宜或拗執違理。【發明】薛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又曰。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張觀官叅知政事。每遇事。從容詳審。動無過舉。劉器之初筞與二同年晉謁。坐間求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

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何事不因忙後錯了。○李彥平曰。判公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言正中荊公之病。○胡敬齋曰。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不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

【廣義】劉元城曰。處事須權輕重。毋使有偏。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馮言熙寧初。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罕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安世因極

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講也○愚按稱停定妥。須要揆理察情度勢。三者兼到。庶乎事幾無違。倫慮允協。若情勢不識。硬執理行。卒亦有行不得處。鮮有可以濟事者。陳幾亭謂道理本天然一定。然亦有情窮勢極。則務從權。執其本然不與情勢遷移。則道理反失。張子韶謂天下之事。有理有勢。乘勢以行。則理尤快意。勢若一時不能遽遂。則又貴於徐徐應之。此等說學者皆不可不曉。惟如此而後為明過。惟如此而後能應事。

五過

過不認過反爭為是。

發明 王陽明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學者不能改耳。一念改過。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過而未能。成

湯孔子大聖也亦曰改過不吝曰可以無大過矣凡皆曰人非堯舜孰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呂叔簡曰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强辨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徵事 徐文貞公階督學浙中時年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公批云杜撰置四等生執卷請曰此出楊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公起立曰本道僥幸太早未嘗學問自愧鹵莽改置優等一時傳誦以爲此相度也後果大拜○范忠宣公純仁初罷相伊川先生相見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忠宣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不言忠宣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忠宣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忠宣劄子一篋凡責忠宣所力言者

皆已先言之矣然不與伊川辨一詞度量不可及也

三過　**知過不肯改**　除本過外加記三過

徵事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神宗問子固曰卿與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對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弗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且病公諷之曰老矣何自苦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別有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句公驚謝曰寮友有才如此而我不知吾過也亟慰留之如公斯可謂改過弗吝者矣

發明　胡雲峰曰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王少湖曰學者事無小大纔覺心所不安便斬絕勿

爲。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不挫其浩然之氣。即此便是謹獨之學。若優柔不斷。終焉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遠乎。○按知過不改有二端。一則自怨自讒。以爲小失而無傷。一則常覺常悔。終於因循而不力。其失皆在於怠焉耳。○呂叔簡曰。人之視小過也。愧作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之大戒也。○程子曰。有過必改罪已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說矣。

◎得一善端自度可能。不肯勇決。

【發明】所謂善端。要在切於己者。或矯其過。或勵其不及。量度可能。只一振作。自能造詣。惟惘惘而不知。則亦已耳。旣經提醒。而終安舊習。不自奮興。正以秉質庸鈍。雖極知向善。奈頹惰

性成悠焉忽焉惟逸欲之是狥策之無功扶之無術極其弊至於一無能焉耳彼人也豈復有纖毫之裨益於世哉夫使貪使詐見奸惡者流尚有足用之處惟夫甘作庸愚只知逸樂佛典謂其從畜生中來蓋深可厭惡而鄙絕也○劉念臺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飢而食渴而飲嗜欲而牝牡盡蠢蠢耳如是可以爲人乎未也何龍圖曰蠢然之物雖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人爲萬物之靈所作所爲不用於善必用於惡故概觀物類其性命飲食交感與人大抵略同然隨緣度日各自老死與世無傷也人則華居美服冶艶其容肥甘其食器皿玩好足其欲遊賞宴會樂其生鑿天地混沌以聽其所用攝萬物精英以資其所損靈貴極矣受享備矣苟畢世無一善狀是反不若蠢者無營賊者寡恥猶不爲世界之蝤蠹讀

兩先生言。不力善者。豈滋可悚懼矣。

◎是一小忿。

增註 凡拂逆處。可耐卽宜耐。一時不能忍。常有已甚之患。聖人所以垂訓於辨惑也。若果已甚。應照報怨太過。倒再加過。

發明 勞曾三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方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差。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過。卽憤然而發。必無受用。是爲薄福之人。○沈龍江曰。自勝者强。考亭註强哉矯章句。亦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爭忿其一也。人若於此處能强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不能。其出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排難。皆平時所翕聚然也。彼按劍疾視者何爲哉。○陽明戒氣性箴曰。血氣之怒。君子戒焉。由小不忍。獲戾召愆。如火方星。弗使之燃。如泉將達。則塞其源。忘身及親

若參於前。難處先克。終日乾乾。犯而不校。斯為大賢。
○臥雲子曰。聖賢貴剛。蓋以制欲。非以制人。今人貴剛。用以制人。不以制欲。以制欲則為天德。以制人則為強梁矣。豈得謂之剛乎。○倪汝遷曰。修隙者多起於盛怒。而盛怒又起於任性。惟任性則火氣日甚一日。久且以為固然。只見人非。不知己失。如身在烈焰中。不至於焚燒不止也。然此根惟富貴人易中之。否則才略人亦易中之。蓋富貴才略之人必驕。驕則任性。任性而有拂吾意者必盛怒。欲無修隙。不可得也。嗚呼戒之哉。

做事 李某者。星家為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盍慎諸。李某信之。至期。閉關謝息。適外氏來招。纔隔城闉數廛。不得已往。忽有肩柴者從城闉突入。衝李某倒。鉤裂其衣。李某出不意。殊怒。已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

覉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令逢他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其人半夜腹痛暴死向使一時逞忿能無及乎世言忍過敵災星觀李某良然○萬歷癸巳端陽前一日鄒南皐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南皐懼毋舟野泊至邑城取夫意甚急邑尉奉命稍遲呼至厲辭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謂不厲辭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南皐退而湙自慚悔復傳尉來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猶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烏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僮之有喜心者何異○漢劉寬行遇

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謝之。有晉朱冲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大慚。亟還冲犢。冲竟不受。黃陶菴曰。文饒之行近於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於心者乎。君子爲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我師也

◎作事粗疎怠惰。

徵事　胡文定父淵從吳羨門遊。羨門閱所寫論語尚書。終帙一無差舛。遂妻以女。生文定。近解文宗校士松郡。拔一卷入華亭邑庠評曰。文不爲佳。三藝不用一俗寫字竟卷無差錯。亦見用心端慎。拔之。同此意也。又明道先生寫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是可見事無大小。慎密者貴。而粗疎怠惰。必非端人所爲。

發明　薛敬軒曰。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

之。○張橫渠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胡敬齋曰。執事敬。修己以敬。是事事檢點。不敢妄爲。君子之學。孰過於是。

◎縱酒及亂。

增註 謂昏亂無禮。若因而打罵平人。則又加過。

徵事 閩士劉乙嘗醉酒與人爭。旣醒大慚。乃籍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絕飮終身。顧文康公素豪飮。一時無敵。晩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慨然作十飮詩。自節制焉。二事皆可爲縱酒者鑒。○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沾唇。壯者許少飮。若至沉酗喧哄。必箠。奉賓客惟務誠朴。勿强以酒。諸婦不許其飮。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今人於童年子弟。輒喜其善酒。其亦不講於家教矣。○胡文定公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醉否。且問所集何

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發明伊川先生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悖理亂行之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顛錯。容貌傾側。皆亂也。廣義爲貧人告戒。豈惟縱不可。且求飲之亦不可。昔有語云。孵酒二斤。糴麥一斗。磨麵五升。可飽十口。旨哉其言。貧而不能戒此。卽所謂强求甘悅也。愚恐好飲者。必將執伊川先生飲酒不妨之言以爲無過。故及之。

一過 一日無所事事。任意嬉遊。挾優人妓女。飲酒逸樂者。加二倍。發明吳仲植曰。人生世間。孰能廢食。試問食從何來。生此食者。惟農夫而已。然而農不可無教化。農不能爲器用。農不能通有無。於是乎士以治之。工以給之。商賈以周通之。要無非爲農而設也。若於農毫無所益。而徒以耗

農之食。是名游惰。游惰爲聖王所必誅。陰陽法無異。宜功過格不寛其過也。然今世之人。恒多閒遊成習。無業可爲者。誤之於始。其終無可如何。則惟時刻念善。見易行之善卽行。雖無所事事。亦聊以不虛此日。庶可免過。○陳幾亭曰。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不然。卽天地間一蠹物。貧賤閒遊爲小蠹。富貴閒亭爲大蠹。席文輿曰。貧賤閒遊不足責。富貴閒亭。輒以爲已所當然。不知所謂當然者安在。○呂叔簡曰。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計之。又計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不敢有一息怠慢之氣。夫是以家室豐給。風俗淳厚。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

然不知日用之所為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濡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為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姚龍懷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孟子以為近於禽獸乃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更有禽獸之不如者矣甯止近之哉故勤惰者人獸之關也雖然人非徒不勤之為病更有雖勤而實非勤之為尤病自安於不勤者豕也終日勤而實非勤者猿也豕梓匠輪輿之晝寢者也猿毀瓦畫墁者也二病異症一藥治之曰有日記功過格之法在○陸居士賀教家每晨揖三撾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待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大吉要在

勤儉。而末一句。又即勤而實非勤之說也。【附錄】栁御史玭戒子孫辱先喪家之條。舉其尤大者五。其四曰。崇尚優游。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如世所稱晉人風味者。勉子孫刻骨戒之。士大夫之自持。與所以教子弟者。咸宜佩此。○陸魯望先生。書無不讀。名重公卿。然性高潔。不輕詣人。家貧。躬負畚鍤。率耕夫治田。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

作一無益之事

【徵事】明宣宗嘗命黃福觀戲。對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對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對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也。【增註】按無益之事。所指甚廣。至如雕文刻鏤。奇技淫巧。不特無益。而且害世。彼其記過。當另又一例者歟。◎

專喜安逸。不耐繁劇

【發明】先儒曰。一味不耐繁。是學者大病。葢日用應酬。雖極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細光景。纔是學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眞暴棄之尤。所宜痛改。又曰。耐繁是學。簿書錢穀繁莫甚焉。見以爲繁。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繁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繁簡。繁簡從心生。若心能寧耐。隨事日爲處分。毫不犯手。何繁之有。卽此是學。卽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尹和靖曰。人有避事欲不爲者。夫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魏莊渠與姪書曰。聞汝在京辛苦。天下事只如此。若心厭之。便增幾倍憂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古

老常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晁迥曰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著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廣義]黃陶菴述周叔夜先生之言曰因事之繁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却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大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屠赤水云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是悠然遇境未免擾亂○王耐軒曰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放閒散既久纔有毫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陶侃豪傑之士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

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處一小事慎始怠終

[發明]吳處厚先生論心相。有三十六善其第十七曰。作事周匝有始終。以是爲關係心相有始終者。性定而享用長。不能然者。恐非福德之器也。

◎事有難爲委於不可爲。

[發明]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故君子于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又曰。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按此條戒詞正是此意。

[附錄]蘇子瞻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惟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

後已此之謂知命。○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一日行坐擧止不念禮法不思誠敬縱肆無度。

【徵事】管幼安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劉器之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朱子曰。呂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觀昔賢擧止如是。固知吾輩之縱肆者。無日可免過矣。

【發明】諸晉三曰。行坐端謹一條。遵行最難。雖然。不可以不勉也。人所以與善相遠者。蓋爲平時行坐不能守禮。外則縱恣其體。內則蕩軼其心。放辟傲惰。習與性成。精神已散而不聚。臨境之際。安

望其有把持故往往過善而懶於爲知過而憚於改雖慕善實深而終無遷善之日夫爲善者不難有善念而難有善力善力者何敬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多其節文繁其度數非好爲是多事也正以檢束人之身心不使縱恣蕩軼身謹而心存心存而遷善也自易故聖賢垂訓恒以敬爲諄諄蓋未有忽略敬之一字而可爲自修之君子也〇薛敬軒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〇胡敬齋曰敬是箇扶持身心底物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底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易行之善當境不行

增註　按此與不肯勇決條似同而實異不肯直是暴棄終身必無善端此

之不行。或偶出於蹟略。不必謂善人無是也。長春眞人曰。人在世間。方便第一。力到便行。錯過可惜。今人於善。或有好名心。持於大而忽於小。又或有求報心。勉於始而怠於終。所以爲之往往不力。此感應篇知善不爲集註。擧以發明此條。尤甚切也。○崇修指要曰。世間好事。或謂必富貴而後可。此特無志於善者。故云然耳。自朝而出。夕而入。以至漏盡鷄鳴。淸夜自捫之際。何時無善。苟以善在錢財。則歷山耕夫。陋巷貧士。將不得升聞帝側。而冠四科之選矣。設一日不富貴。難道甘作一日惡人耶。

◎**改過怠情致仍犯。**除本過外加記一過。【發明】朱子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持放行之間。耳攀躋方寸不得上。失勢落手千丈深。學者可不畏哉。○黄

陶菴答門人書云。僕一春多爲酬應所牽。衮衮過日。因而動靜兩概。亦多乖張。每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明知其爲腦子野葛。而姑置牙頰間者多矣。豈不可歎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

〔徵事〕楊尙書翥。夢遊人園林。食其二李。覺而痛自訟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爲之。不食者累日。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取而用之。因深自悔咎。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憤責。至毀其容相似。若而人也。曷有凛持之或怠者歟。○蔡虛齋密箴云。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堅苦

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為一善不終。

【發明】明道先生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勞曾三曰。人之病根。只在無恒。余見一種人。讀書無恒。作事無恒。交遊無恒。好尚喜怒無恒。此種人必無成就。必無結果。大約非極貧則極夭。余所見多矣。難乎有恒。人而無恒。孔子每每致嘆。豈無故乎。【附錄】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王廷相為臺長。一見即器重之。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汚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便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不忘。

◎受一寵聞一譽。不反躬自勵。欣然得意。

【徵事】李文正公昉既致仕。上元張燈。太宗迎之坐御榻側

手酌樽酒賜之曰。如卿者眞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公歸。語子姪曰。蒙上以善人君子見稱。吾何人而敢當之。汝曹當念聖恩。踐吾平日所言。忠君孝親。平心正己。庶幾無忝。○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語之曰。愼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被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

◎**逆耳言不入**。加厭惡者倍論

發明 周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陳幾亭曰。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言。喜聞而立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

絕往來者有矣。○樸菴子曰。余最服膺莊渠先生尺牘。觀其於所愛望者。必諄諄以惡聞過爲戒。其與陳原習曰。昔見吾兄自言渴欲得人規過。雖然。如某之直。亦無開口處。他人彌難矣。此恐有箇病原。願反求之。與裴大典曰。尊兄自離南都。薦紳之士。嘖有後言。平時交遊。莫曉其故。因憶曩在南都時。交遊有聞尊兄之過。肯相規者。終亦囁嚅而不發。蓋憶尊兄必不樂受盡言也。與胡永清曰。雖好讜言。或姑置之。置則人不復言。道古今而譽盛德者多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韓相國休。廣平曲江流亞也。素善挺之而惡嵩佞。晚年乃曰。嚴大苦勁。蕭較軟矣。此恐必有受病根原。不可放過也。凡此懇切之語。學者皆可儆心。

◎喜人諂媚。

【發明】凡人譽已。須內返克當與否。已果有然者。知其人爲褒獎。

豈益思所以副之。已未嘗然者。則知其人爲諂媚矣於此而喜之。則諛言日進。而忠言日少。過何由去。功何由積乎。○范魯公訓姪詩曰。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 **徵事** 介甫行新法。呂惠卿一意承奉之。介甫喜其與己合。援引爲助。溫公辭樞密日。以書諭介甫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其意蓋指惠卿。介甫不愉。公嘗私謂賓客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其後六年而惠卿叛。介甫既罷相。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我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我恐其

以我求客於人也乃去之然中行子能知之而不能不喜之此其所以不免於出亡也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若太宗之惡士及庶幾諂媚自遠而所接無非益我者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此眞三歲兒童之言然而人之犯此者多矣○馬君常先生嘗述一前輩謂客曰世人皆好譽不知何故客對曰惟公不喜耳前輩欣然以爲知己讀此條者盍深省焉勿如前輩之自謂不喜也

◎**惡人毁己**

【發明】王景戒子姪曰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無可毁則彼言妄矣有可毁則彼言當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薛文清曰人譽己果有善但

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毁已。果有惡。但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徵事】漢蔣琬爲大司馬。督農楊敏嘗毁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毛碩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公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

◎**矜詡己長**

【發明】此與感應篇不衒己長句相反。天下之事。無有盡極。偶有所長。宜深自韜晦。益加涵養則必更進。若即以炫耀矜誇。則量亦褊淺矣。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謙謙君子。謙之一字。人但襲其虚文。不能存諸實念。歐陽修長於文章。對客多談政事。而不及文章。蔡襄長於政事。對客每談文章。而不

及政事。二公其深於謙之道者歟。○謝上蔡見伊川
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得箇
矜字耳。仔細檢點。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
過。方有向進處。伊川爲之點頭。○呂東萊曰。古今以
驕矜爲通患。雖舜之孝。禹之功。皐陶之謨。稷契之忠。
夷齊之清。孔孟之學。冠萬古而絕出者。實皆人之所
當爲也。世之人。僅有一善。遽以爲過人。亦惑矣。○梁
尚書儉菴曰。秀才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
可驕人乎。○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
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
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有小失不肯明認。

徵事 葛守禮爲陝西
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署老疾當罷。公至部。請留之。
吏部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

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塡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一曰嗔怒不除

徵事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王旦平生未嘗有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塵灰置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不潔其飯公曰今日不喜飯可作粥爲宰相十餘年人有謗之者輒自引咎不與之辨○韓琦爲館閣時嘗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閱開封試卷二人喧爭不已公安坐閱卷如不聞拱辰以公同館忿不助已責公公和顏謝罪後帥武定嘗夜作書卒持燭公前偶他顧燃公鬚公

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其人已易公恐吏輒之急呼曰弗易渠今解持燭矣有人獻玉杯二公以百金購爲珍玩每夜宴出杯特置一几貯之一日小吏觸几二杯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毁皆有數復顧吏曰汝誤耳非故也令之起神色寂若

發明 鄭昨非曰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崇修指要曰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程子曰人莫不知和柔寛緩然臨事至於暴厲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施愚山曰古云嗔火爲切功德賊最能燒人善根可爲善怒者切戒○養生對曰

無怒氣者無死法。於子孫奴婢。止見其可喜。不見其可嗔。此是天心。此是春意。此是生者機。此是壽者相。

◎身處貧乏不能耐安澹泊強求甘悅。一次一過。

【增註】此非不惜福之過。惡其嗜欲不制。節操難守也。故列行誼條。

【發明】或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喪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張子韶時。一士夫遠自江浙携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同視節約之樂。如在

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徵事裴休微時著書經歲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太和中拜相。宣宗嘗稱曰。裴休眞儒者。○范文正公讀書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盛一器。旣冷凝結。劃爲四塊。蚤晩取一塊。斷菜乾數莖於盂。煖而啗之。其淸苦如此。有留守子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公堅辭。使者留之而去。旣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淸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安能啖此粥乎。附錄孫子麟曰。學者旣知頭腦。正好於踐履處謹小愼微。如成湯大聖人。不過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大禹無間然。稱其菲飮食。惡衣服。卑宮室。今人矢口精微。縱談天則。所謂刻脂鏤冰。受用安在。學

者工夫正在尋常日用間。蓋千虛不博一實。凡事皆可作僞。惟飲食最難虛假。故大易言節飲食。孟子戒飲食之人。夫子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余借此一端。驗學人誠僞何如。小小微關尚打不破。說甚麽存天理去人欲。○楊慈湖曰。人戒節要先於味。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於此淡泊。則餘過亦輕。○唐荆川罷官歸。與友人尺牘曰。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人。腥膏滿案。且嚥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於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

◎貧士恥敝衣惡服。

發明　朱子曰。有道之

士。麤衰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

○陸放翁示兒語曰。凡人家子弟。事事要整齊華麗稍不及人便自愧恥。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

徵事 張橫浦幼年力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為送者。却不受。曰。士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安在。

附錄 程明道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心。已自。先不。好了也。○鄒南皐曰。澹泊是士人褆身。要領。後生不省事。走入繁華路去。如何得長進。衣冠飲食。俱從儉朴始。斯人也。可以進德。可以凝福。

◎**日間非有勞倦神昏晝寢**。

發明 念惰故神昏。神昏則晝寢矣。用心勤力之人。或以勞倦而短睡。要與神昏者有別。內返自知。不

容附會耳。【附錄】黃山谷答王秀才書曰。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萬一。◎

見物墮地不拾起。◎見異駭張皇。【徵事】程太中公尉廬陵。官廨多怪。一日家人忽告郡君。有物弄扇。郡君曰。天熱故爾。又一日報曰。鬼鳴鼓。郡君曰。寺之桴。自是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以遂息。○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竟無他恙。○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狗如人立行。家人皆言當卽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又解冠榻上。狗戴而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既而

其狗怪端百出家人爭欲殺之公終不許後數日狗自斃死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呂許公有子數人欲試其量俟齊集侍令婢以一筐盛玉甌茶齊餉之旣還詐跌于地甌皆碎諸子鬨然有自責罵之者有馳以白父母者獨公著凝然不動公乃曰此子眞宰相也後果然○楊龜山云章郇公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塡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晩公與弟虞部者對飮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魏元忠端正厚重至一官署吏白多怪公不爲意夜半撲簌有聲僮僕縮栗公令掌被臥自起坐察之俄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舁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羣女乃復攜床至舊所公

又曰。能從吾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衡湘梅少司馬制閩三鎮。虜酋或言於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於首。請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眞假。俟取來吾閱之。當犒汝。酋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有封賞。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璽即眞。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瀆上聽。念汝美意。以一金爲犒。幷黃絹還之。酋大失望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況虜酋視爲奇貨。若輕於上聞。虜益挾以爲重。萬一肯出。徵璽將眞以封賞購之乎。此爲多事矣。

◎閒遊偶戲忘其損人。如拋磚向空。取石投水之類。

◎身不耕耘。一日飲食不一念稼

稼穡艱難、**發明** 古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附錄** 唐太宗教太子遇物即誨之。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愚謂富室大家。皆當奉此爲家教、

◎於諸聲色香味及一切玩好之物。貪戀染著。不能克除。**徵事** 吳晦叔言。謝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硯。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尙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裿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發明** 屠緯眞曰。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之賞鑒家。今時獨吳中此風爲最盛。賢達者不免。終身沒溺其中。若饑食渴飲。有

不知此好者，衆咸以爲俗。何其大昧也。夫瓦石可用，何必金玉。粗器可用，何必精好。以此取鬧，祇以增冗。以此怡情，祇以喪志。○江盈科曰，白香山詩，自言久官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言語脩身之四。

總論 愼言所以爲修身之要者，蓋不謹其言，則氣浮心放，於行必疎。君子固當戒之。至於毀人詆物之語，尤爲喪德，且足取禍，更烏可肆然出諸口，而不加之檢制乎。○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是爲僞也。惟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方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伊川先生言箴曰，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一功 言必顧行。

發明 聖教之論言行者屢矣。淺者但謂謹於所不當言者。豈知所當言者。亦深慮其言之易而踐之難。故一則曰先行其言。再則曰恥躬之不逮。今人動輒高稱品節。侈談事功。聽其言。讀其文。儼若特傑不世出之人。而其終未知其果能踐與否也。能言能文者。盍深省焉。○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伊川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

○陽明曰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附錄】莊渠先生答鄒謙之書曰古人云克己最難兄之言學若易易者纔一開口便有一副當現成話頭恐攔阻了進修實功却治不得眞病願兄截斷言語文字之累於操存舍亡處著實用功到蹇訥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也與王汝中書曰君游道大廣講說過多康節有云亦恐因而害天性所願羞澁其言毋使口滑又曰昔承教時自訟向來用功不曾收斂停蓄至哉言矣但願益以此言鞭辟近裏著己篤吾赤誠吶吶不能發口纔發口便覺慚愧萌生如此方是內自訟也

◎出一至德言。發明格言云凡事存一个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賴之每日說幾句陰隲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附錄王伯咨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何人不可自勉何地不可自盡立德須從細微處檢飭坐立欹倚自晝臥眠皆足以怠心惰行讀書人宜切戒立功如昔賢所謂日行一利人事卽是功也立言非必著書立說如勸人善阻人惡爲人講解稱述古今嘉言懿行凡可以裨益人者皆是而我輩所最忌則隨口訕笑羣聚閒談非惟無益兼亦誤事人能奉此三者幾微不苟畢世遵行大可以福國利民次亦不失爲自了漢不則便不免蟠蠹之目矣

◎與人晤談終始謹愼無失言。發明先正有云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

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處世之善術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又云凡夫客次與坐席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時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之名或於其親知前及其短行必貽怒遭禍也至于忿怒戲謔之中尤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祖父之爲人蓋我或一時激言諧語而人之怨之已深入骨髓矣語云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旨哉○又云凡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夫豈無醜者在其中耶議論有礙于彼則彼不言而心自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惱彼謂我有意而言之也○愚按先輩之論示人以謹于處世而功過格指意不止謂此直欲勉人以養氣

持心馴而熟焉。聖賢氣象。不外乎此。范氏曰。凡言語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時時自反之。至于辭氣安舒和緩而不躁。方見學力。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合以發明此條。其理乃完備無遺。【廣義】按白文與人二字。似專指接對賓客。愚謂家人父子及至戚密友。偶論閒談。亦不可忘矜愼之意。蓋謹言乃修身之要。誠有不可須臾忽者。豈僅接對賓客之時哉。【附錄】薛文淸曰。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愼。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妄者。中心無篤實之意。隨口而發。雖言之中。亦爲妄耳。○李自中曰。往羅先生嘗誡予曰。學者大病。是言語輕發。吾生平痛加簡點工夫。未言審量而後發。旣言又必廻思所言。蓋不切近者不敢言。不

著實者不敢言。抑尤恐吾心未盡。浪為美言。是卽聖人所謂不忠信也。只此一事終身兢兢。不能無失。故日修詞立誠所以居業。

◎揚人一善 增注 卽論語所謂樂道人之善也。重在出言。若揜人一惡。則重在待人。功過格分列各有所主

◎求寫一離婚紙不寫。從而勸阻之。另一言一功。能勸轉者。加二十功。

三功 耳聞一人過不出諸口。發明 馬伏波戒子弟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至若吳郡文衡山先生。并耳亦惟恐于聞。有談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若此用心之厚。不誠可風乎。

十功 一月內。誆人誚人責人一切損德語俱未嘗發一言。

徵事 太原雲中山有文昌行宮。諸生王用予等十餘人。爲文昌社。社中素推俞麟郁從周二生。正統辛酉元旦。輪王用予司會。先期齋戒宿壇。恍見列炬燭天。諸神以各省鄉試榜冊子進呈。帝君一一批閱。事畢。召用予入見。諭曰。爾同社中周吉今科本省解元也。時用予社中。惟吉最恂懦。而文字復不勝諸人。聞之愕然。因頓首請問中元之故。帝君曰。周吉祖父俱爲士。從無一字入公門。從不姦淫一婦女。相沿三代。並不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曾作百忍說以訓人。感化者多。父子祖孫六十餘年。最上陰德。人皆不知。惟帝是嘉。註昌三代。今吉發元。特福澤之造端耳。用予本身以不祈母壽降二科。俞麟以事親腹誹。

且谿刻論人。不近情理。而妄以君子自命。故黜其科。使窮年潦倒諸生間。用予又問郁從周。帝君曰。郁從周生畀異才。應早發顯仕。緣從周十七歲爲諸生後。恃才傲物。諸謔譏彈。語多湊巧。冥司錄其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上帝震怒。命註於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倘不知悔溢三千條。將奪壽筭。傷天地之和。犯鬼神之忌。莫此爲甚。故其罪與殺生邪淫等。用予惶恐良久。帝君又論云。淫殺口過。絲粟有報。至涉功名一途。尤爲大忌。但殺業淫業。少知自愛者猶知禁戒。至于口頭訕謗。隨意訕彈。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薄。椓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爲貧窮軀殼。可不惜哉。汝當廣勸世儒。鑒兹爲誡。用予既醒。援筆記之。及秋闈。周吉果冠一省。里人因刊補化書。播告同志云。

廣義徐伯同曰。李布政昌

祺作剪燈餘話。韓中丞雍以李有此書。不得入鄉賢祠。或又謂此公大節高明。不宜以筆墨遊戲累之。此語非是夫士大夫立言垂世。不能端風正俗。乃作猥褻怪亂之語。以蕩人志意。即其人身事無他。而於世教有姅。亦爲名實之瑕。莊列非邪慝汚濁人。徒以持論縱浪爲吾道所斥。目爲邪說。夫論人固不當以燕語掩大節。然大節自端。啓口失義亦安得是。

◎表揚一人陰德。

三百功 終身心口如一。

徵事 尹師魯與人談論。是非無所隱避。惟務窮盡道理。乃巳將終。預知其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馳至。公巳沐浴云冠。端坐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巳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復揖而逝。

發明 朱子曰。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

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話誠如何立或問大易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詞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終身口不

道人短失

徵事 宋縉雲爲布衣時元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猙叱問之曰我等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乎曰無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隱惡陽善子孫當顯門戶余輩何敢入言訖不見夫不談人短其人必極忠厚之人可知或疑人所爲有影似處能無辨其眞僞示人以趨向之準然須先舉其長然後婉言其短不可以談論人短爲樂事或又疑聖人嘗有直指其失而不掩者不知聖人存心在天下萬世其發一言也不以爲勸卽以爲懲今人不過自矜識高口直所論之事非關係

風化。自任之責。非身秉化權。皆是不必言而言之。是爲刻薄。安得以妄擬聖人乎。宋文貞公入晉承問廷臣臧否。公但言善者。復問否者。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如此用心之厚。眞足令談人短失者惶惡無地。或在朝廷。不必盡如是。居鄉必當以爲法。先賢有云。但擇善者贊之。則惡者不待貶抑。自知所警。佩服斯言。則克守功過格是條矣。

三百過 一生口是心非。

發明 心口皆是。純善之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猶得而防之。惟言稱堯舜。心同桀紂。情契金蘭。恨深吳越者。最難測度。合生平言。止記三百過。或疑功過格爲太寬。要其逐條記過已多。且言語如是。則一日所存之心。所爲之事。皆可知矣。過正不勝記也。細思其人。固爲大惡是

編亦可不列。存之以為喜學浮偽者儆。昔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禳。眞君判曰。庾道季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使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丁謂與人。不作一眞實語。自謂得計。世以五鬼目之。死無葬身之地。學浮偽者。宜切戒矣。

◎自負口才無一善行。增訂

此亦於逐條記過外。加記之者。

附錄 留餘堂拈案云。龜城祝期生。好計人短。又好誘人為非。人有貌陋者譏笑之。俊美者調嘲之。愚昧者訕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訐其陰私。士友發其隱曲。致人與訟。已復和之。搆人成隙。已復兩利而並存之。見人奢靡。譽為豪傑。見人很毒。讚為辣手。人談佛理。笑為齋公。人譚儒行。嗤為偽學。人言一善言則曰渠口中雖如是。心上未必如是。人行一善事。則

曰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亂持議論、顛倒是非。習之既久、自以爲能、晚年。忽病舌黃、必須鍼砭刺血流出升許、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一歲之間、作者六七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嗟乎。惜哉惜哉。祝期生之舌。美舌也。其舌才必有大過人者、使及其未枯之先。遇明師直友。苦口藥石。痛下鍼砭。一旦翻然悔悟。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揚大教、勸化無邊。其舌上青蓮花。且彌天蓋地矣。天生如此美舌。何可易得。而竟以枯死。惜哉。舌有二業。恣殺物命。以供饕餮。是謂入業。惡言邪論。惑人害人。是謂出業。夫入業。猶有味存焉。若出業。則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無味入而以血出。爲祝期生之舌者。不亦苦矣哉。

五十過 代寫一離書。

徵事 孫侍郎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於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第籍。汝與孫洪皆有名。但洪名下有朱批云。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當除名。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來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詬求離。央某爲代寫離書。初不知其爲罪過也。生以夢寐不足憑解之。及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悵恨不已。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所遇睽離人姓氏。尋迹其處。得之。夫婦果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宦轍所至。有離婚事。未嘗不婉轉調護。常稱其事以告

人。見天譴之可畏云。

三十過 摘發一人陰私。謂雖有其事而人未知者。若關係其人名節。固其一發而使不可爲人。加二倍。

徵事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自出是非。雖至親莫逆。面後卽媒孽其短。略聞人一隱事。便遍處播揚。一日偶出。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蘇頌在杭州時。有以私事相囑者。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懷忿數詆公。或勸公上其昔日所託私書。公笑曰。訐人之私。我豈爲之。公後拜相。○老子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吾長厚。雖閒談酒謔。慎勿形言。又曰。

生人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數語最堪儆省。

◎**為理曲人代寫一詞狀。得酬者另百錢一過。**【徵事】薛敷專工虛捏詞狀。能飾無理為有理。以此致富。後延道士醮謝。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已而家產盡燼。敷渡江溺死。○文光讚之父。自少至老。無歲無訟。終身官事糾纏。死後貽累及子。光讚以夙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篦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為之懺悔。教之矢心行善。後果漸息。○蕭蘭玉山人家貧。住縣前以書理生涯。每逢人做狀先為十分勸息。不得已方為寫狀。必叩其情實。方纔下筆。嘗數日不舉火。寧忍饑。不肯為人枉造一語。後家貧無計。發憤習武。官至都督總兵。

二十過 詆毀人行事。附錄南山子曰，好人譽已。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已。而樂道人之不善。民俗斯下矣。○胡致堂曰，以反求。諸已。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出語阻人婚姻。若實知其男女失配而阻之者。免過。廣義彚編註曰，如或至親密友。託我詢訪。其在容貌之媸。宜爲掩飾。惟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斟酌可也。

◎譚人閨閫及傳述一傷風敗化事。謂人所共知者。若迹不甚著而喜爲播揚。加倍。

十過 播一人惡。發明劉子曰，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物爲恒。情妬以傷人爲

務。○段成式曰、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嚬蹙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

◎造一人諢名歌謠、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是盛傳、不可復揜、竟坐毁謗朝政竄死登州、藁葬路傍。○道士章齊一、好作詩歌以詆誚人、每一詩成、令人醜態畢露、竟得惡疾吐血死。

【徵事】聶從儀能詩、好嘲

【五過】竟日多浮浪語、未嘗發一善言。

【附錄】鮑曼殊感應篇解云、太上之訓曰、吉人一日有三善、凶人一日有三惡、皆以語善語惡爲首。所爲語者、兼筆舌二者而言。惟筆與舌、關係教化、種善無窮、而其流惡亦甚深。孟子正人心、首重闢邪說、而甚其罪于弒父弒君。嘗觀潘崇之語世子

商臣以其不能事。不能行。隨以行大事從恿之。夫以弑父之大逆極惡。而變其名曰行大事。是何異于後世橫議之徒變盜賊之名爲好漢。而開千古之殺機。變淫奔之名爲風流。而鑿萬世之淫竇。故商臣弑父。實潘崇之邪說有以啓之也。口之爲惡至此。又有一言諂旨而禍延家國。如唐高宗立武后未決。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遂以定立。其後革命稱周。殺唐子孫殆盡。而勣子敬業首倡武氏亦族之誅。蓋天下受其流毒。家族亦受其慘報。不過一言而已。又有一言而禍延宗社。潛移閏祚者。如漢孝成以日食地震。吏民多以王氏爲言。辟左右。問于安昌侯張禹。禹欲自託于王氏。顧謬以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爲對。而反詆言王氏者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帝遂不疑王氏。而卒致新都篡國。舉二百年火帝之祚而

斬之亦不過一言而已其他或用于激發或形于戲謔或用于離間或用於詆誘語惡貽害累幅難窮至荀卿倡性惡之矯說而眉山推本以爲致李斯之焚書竹林高放誕之清談而夷甫臨刑始追恨虛無之禍國及後世論厭中庸議求新詭贊水滸爲忠義而揭竿斬木者奉爲桃內之陰符美卓氏之頁緣而鑽穴踰墻者推爲桑中之矯矢嗤道學爲迂濶而師儒子弟咸有飛揚跋扈之雄笑禮法爲虛拘而飲啖喧譁不勝投石超距之勇或斷取六經四子之章句間佐恢諧或改竄先儒古德之格言戲供調荅一唱衆和咎有攸歸此語之惡形于議論者也黃山谷好作艷詞而秀師訶其誨婬恐墮泥犁惡道劉河間僞造古史後郡官疑其通賊不免凍餓危身奈何稗官野史逞胸臆以肆譏彈小說歌謠訐陰私而行排訕若

夫傳奇。風化所關。撰諸當日優孟衣冠之意。亦備後世激揚懲勸之文。如琵琶之剪髮。荊釵之投江。覽其事。則千載如生。誦其詞。則九原可涕。青袍覆闍中之女。燕山瘞鋤下之金。百種之中。勸懲咸著。四聲所被。觀感殊多。豈意濫觴。至於今日。盡譜淫詞。爭翻艷曲。花間月下。舫畔樓邊。片紙單縑。便綰同心之結。游尼野嫗。羣牽月老之絲。石榴車中。棄父母如敝屣。牡丹亭側。誣鬼神爲牽頭。榜唱銅龍。無不偷香之才子。屏開金雀。無未識面之佳人。似天道之福婬。合群聲而吠影。標風流之赤幟。滌器無慚。毒後少以烏頭。窺鄰自喜。宣淫放誕。長此安窮。漸盈惠子之車。應付咸陽之炬。此語之惡。形于撰述歌詠者也。然則語之造業最深。流毒最廣。明明若此。喋喋何爲。而世之認賊作子者。方且美之曰口才。亦有拒諫飾非者。方且恕之

曰口過。首非太上正其名曰惡。更列于一日三惡之首。亦孰知舌頭三寸。筆下數行。招身家之重殃。受鬼神之陰罰。若是其甚哉。雖然。太上訓作惡者。以改悔爲轉禍爲福之道。但惡改之爲難。但善積之亦難。或限于力之所不能。或迫于時之所不逮。唯改語惡而積語善。止在一掉舌援筆間耳。改惡無易于此。積善亦無易于此者。筆刀一轉。便堪翻貝葉于毫端。舌劍纔回。巳可吐蓮花于腭上。及江淹之未禿。幸張儀之猶存。無假錢財。不須勢力。皆可立轉善因。同登福地。

◎出一不利人語。附錄葉寅所訓士曰。不必廣行施濟。且於舌上勉作慈航。不必普度羣生。且於口頭少留元氣。則千間大廈。萬丈長裘。俱在舌尖矣。

◎談論一穢事。

三過　任意出一損德語。【增註】損德語、所包甚廣。有極輕者。有極重者。大抵由任意而然。固非三過之可定也。○感應篇垂訕謗聖賢之儆。夫訕謗二字。雖大愚大惡畏而不敢。然任意出言而流爲損德。在文人墨士。往往有然。即如南昌一士人。素好恢諧。縣令改建文廟遷聖像。像蓋泥塑者。重而難舉。士戲曰。夫是之謂仲尼。令正色曰。汝爲士而敢侮聖人耶。士慚而退。是夜夢被追至一所。有一官叱之以侮慢先聖。命杖三十。既覺遂癡。自是不識一字。夫此士人。重言之。固爲訕謗矣。究言之。不過任意出一損德語耳。吾輩試平心内返。得毋有一語之微◎發類於是者乎。充類至此。固知任意之萬不可也。

一不由衷之言欺人。【增註】此條有二解。或出浮僞。小人之過也。或出激烈。君子之過

也。發明朱子曰。與朋友交。非謂要去罔他。方爲不信。只信口說來。不合於理。便是不信。○聞鐘集曰。人生俱是欺。欺人欺已。鶻突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話。清夜思之。寧不自愧。

◎致知未到。任意出一偏僻不當理語。解釋經傳者尤愼之。附錄朱子曰。仁者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是謂不仁。不仁底人。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好指摘前賢過失。快一時議論。發明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爲武侯伯者之佐。恐于禮樂未能

與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尚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也。伯温自此于先輩不敢妄論。勞曾三日。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眞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東坡晩年。常悔以前好議論人。爲學問未到。吾輩洵宜禁口矣。○薛文清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陳玉壘曰。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平時妄論鬼神爲不足信。

發明　王法雖詳。亦有法所不能及。惟賴鬼神之事動之敬畏。故自古及今。有卜筮之文有祭祀之典。乃漫

無所據而妄論爲無。則必有信其無者。意念之間。隱微之地。亦何所不爲乎。昔阮瞻作無鬼論。一日有客求見。談論名理。瞻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瞻復堅執以爲無。客厲聲曰。鬼神之事。聖賢皆以爲有。子乃立論破之。敢以爲無。吾卽鬼也。忽變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阻喪。歲餘而卒。姚龍懷曰。聖賢覿面見鬼神。殊形異相。對之儼然無畏怖心。而惟于不覩不聞之地。常存敬畏鬼神之心。今人二者皆反是。苟其見鬼神形。聞鬼神語。未有不畏者。而閒居則一無所畏。反疑報應爲荒唐。誣神靈爲虛誕。問其故。曰吾不見也。不聞也。若然。則聖人當曰視之而見。聽之而聞。爲鬼神之德矣。夫視之而必見。聽之而必聞。則鬼神與物爲二矣。又烏能體物不遺哉。故不可見不可聞者。鬼神之常也。其可見可聞者。鬼神之變也。聖人從其不見

不聞而明其故。顯則畏之於對越駿奔。幽則畏之于爾室屋漏。愚人因其不見不聞而執為無故。往往畏之於衰敗之候。篤疾之中。然見而後畏。畏而後信。晚矣。昔有鬻徐夫人藥匕首者。曰以之刺人。血濡縷立死。愚人不信也久乃竊而試之急呼人曰果然。聲絕而氣亦絕矣。人之待見鬼神而後信者。何以異此。悲哉。

◎妄出一語怠人戒行。

一過 言與行違。發明 格言云。口口勸人實行不副。名為欺學問。○晦菴先生曰。今時秀才。眞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都是不廉不義。此所謂能言之鸚鵡也○莊渠先生曰。邇來學者。多好為大言。說得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眞切用功。日用間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曰。其言之
不怍。則爲之也難。只此二說。眞僞判矣

◎虛言一小事。指無礙者。若因而誤事。加十倍。

增註 無其事而
言之。與有其事而或抑揚失寔。總謂虛言同此
不忠信之過也。必如朱夫子所稱丁一確二之人。乃
能弗犯于此。非然者。雖不至于駕空揑言。而抑揚失
寔。鮮有不蹈其
弊也。尚愼旃哉。

◎泛濫出言無所宗主或突然混雜。不中事情。

發明 薛文清曰。句句着寔。不脫空。方是謹
言。又曰。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又曰。一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服之。又曰。羣居不
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張籍與昌黎書云。比見
詵事。多尚駁雜無實之
談。此有以累於令德。

◎以成敗妄論人短長。

增註 謂
身

在事外不知其中得失而妄談故爲過即感應篇所謂見他失便便說他過也若確有眞見論之令人心服不得爲過【發明】管仲曰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受困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是則成敗豈足以論人乎○福壽全書有云飛語毋憑必稽其實一人毋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愼毋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愼毋輕議人也○陳后山曰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强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隨衆談人過失。【徵事】吳賀與賓客談人短長。其母在屏後聞之。客去。笞賀。或勸曰。臧否亦常情。何責之重也。母曰。昔孔子愛其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我獨有一子。乃妄議人。豈保長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懼。因此痛自改悔。爲名儒。○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俟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寔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天下稱盛德長者。必舉程公云。○高忠憲公自記曰。甲午八月過杭。錢繼修傳太恒拉遊昭慶。入寺。丁長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熱。日間偶聞一士人炎涼之狀。深愧其復負時名。偶爾談及。抵掌盡發。繼修太恒俛而聽之。余遽省其非。別歸就寢。思一時言行俱失。三復小宛之六章。不能成寐。◎未嘗設身處地。審

勢度情局外輕議人事。[增註]須知議事與論人有別妄論人品者褒貶不足爲憑輕議事體者處置非能恰當皆是失言程子以傷易爲戒誠銘佩其箴此等過庶能免歟[附錄]呂東萊曰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

◎輕發一然諾。[增註]按交接條有云負一約約卽然諾也而微有別彼所謂約者以事許人而忽虛其願望是爲負人茲所謂然諾者以事任已而不度諸情勢是爲卒曰異日者欲避負言之譏而卒至于必不可踐則豈非其發之不謹哉[發明]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薛文淸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必

不能踐言矣

◎背後率口罵人◎發一自譽之詞。

增註 即行誼條中矜詡已長也。有矜心者必自滿。則累于行。發褎語者必誇張。則失于詞。故各自記過。

發明 薛文清曰。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人已脩體面喜談其往時賤行。◎舊怨已釋復談及之。

◎未通曉者輕發一語以取辱。

徵事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驛丞見其行裝簡素。以為卑官也。笑問曰。公官洗馬。日洗幾馬。公笑答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蒲伏乞哀。公笑而不較。世之輕於發言如驛丞者。豈少哉。觀此而知開口之不可不慎矣。

◎輕述一不應述語。或致家庭不睦。致外人成一怨恨。加十倍。【發明】沈龍江曰。凡兩怒則必有溢惡之言。溢惡之言。與之相傳。是挑釁也。輕述雖出於無心。非若挑唆之有心者。然其爲害則一也。故當切戒之。◎呂叔簡曰。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愼之。

◎出言偶不矜愼。致失詞令之體。【增註】按詞令之體。蓋就應對時言。如稱人之居曰尊居。稱人之親曰令親。己之自稱。應作謙詞。而亦隨口出之。非失體乎。嘗記坐一友人齋。友人出會客。退而有悔曰。吾適因客自舉妻兄。我詢之曰。令妻兄何在。旣而思妻之一字。出言失體。曷不曰令舅。而爲此蠢俗也。余因識於心。今繹功

過格斯條。大抵謂此類也。又如枕流漱石等言皆是。

發明　薛文清曰。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其寡過矣。

廣義　愚繹白文不矜慎三字。包括甚多。刻本有一條云。議論前後不符。蓋輕發議論。本無確實之見以致隨機轉易。不相照管。此亦不矜慎之過耳。又或輕發一詢詞。不當人情。不中事機。皆是不矜慎。故薛文清嘗自責曰。早間又多問人一事。為失言矣。又記一少年。握某名人書扇。遊僧寺。遇一人取觀之。微笑。少年曰。某名人書何如。恐實不副其名。初不知觀者即某名人。彼以見已名而笑也。後深自悔其失言。又如湘東王於江東泛舟宴樂。功曹劉源咏離騷句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栗。蓋湘東眇一目。而劉源止取帝子降兮句為巧合。却不慮及下文之有

忌諱也。以此見出言總以愼嘿爲主。又嘗記浙中一官審事。訟者執券爲據。呼曰。萬里江山一點墨。官大怒。審未畢。加扑責焉。蓋官之諱曰萬里。且又眇一目。訟者不思而觸其忌也。又有御史曰范萊。與同年飲。同年不勝酒。呼曰拿飯來。范大怒。其事相同。言顧可不愼歟。呂滎公嘗言凡與交游書。聞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欵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先賢矜愼如斯。可爲法也。

◎偶聞一道路不根之語浪爲傳播。【發明】

薛文清曰。凡事必有徵驗之實則可言。不然。卽妄言者多矣。【徵事】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衆賓聚談葉道卿被罪去位。一人問决有報矣。兢云傳聞。葉子曰。諸君誤聽。此乃

小子家君以祖母年老求便實無罪過衆賓負赧幾茂失所措喜述新聞者每多犯此◎讀書士子習爲市語

附錄 魏莊渠先生社學規條云生徒居家及朋友相過俱要敦尚禮節講論古今嘉言善行兄弟朋友各盡其道互相切磋誘勸言笑動止不許習爲市井之徒大則化家善俗苟不見用亦不失爲君子

◎隨口出一戲謔言

發明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薛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又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未嘗有不意之變可憂之事平居無端發歎

發明 是亦足以徵心不存而氣不定也

終

